福嚴會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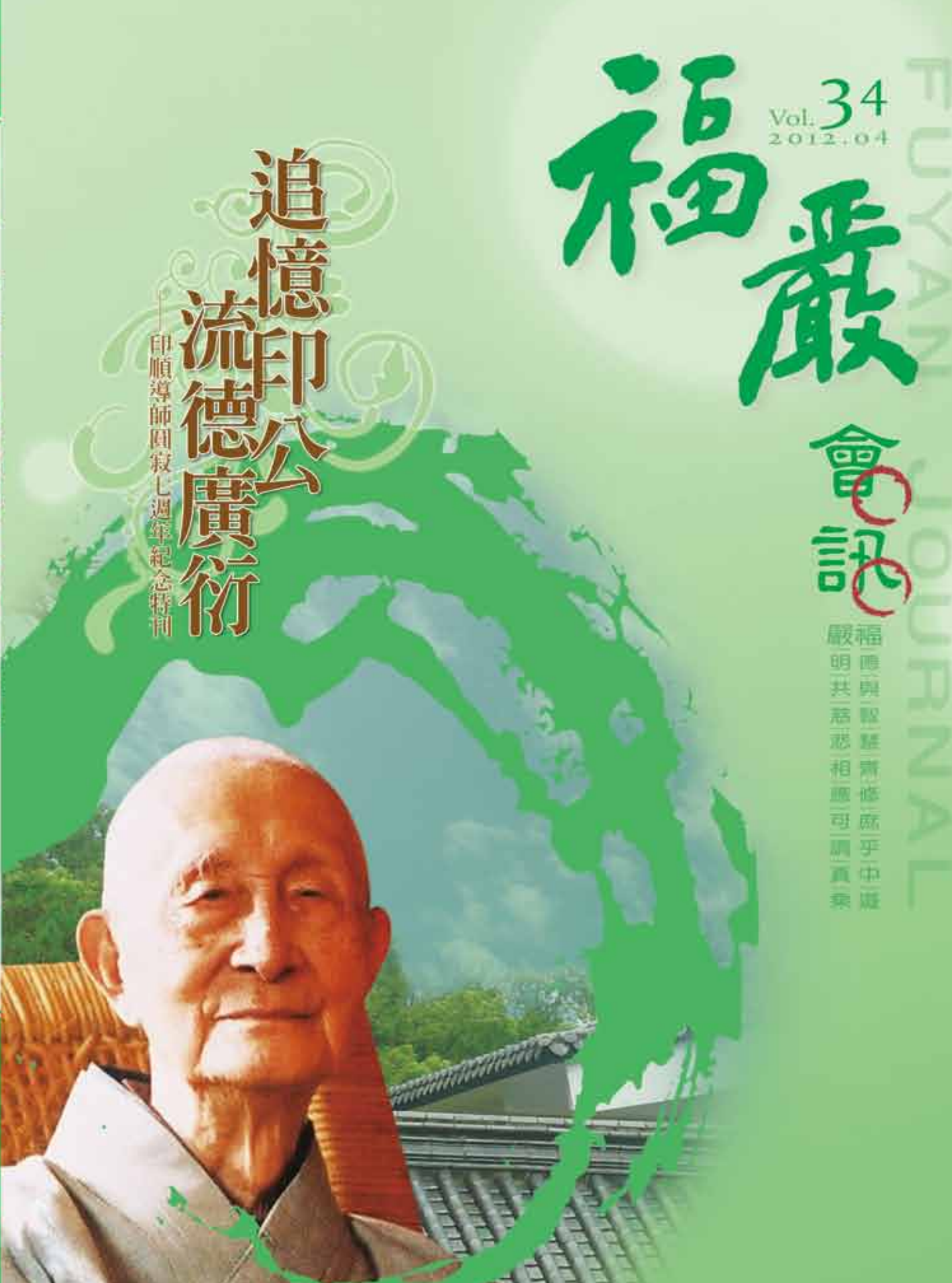
Vol. 34
2012.04

FUYAN JOURNAL

福應與聖慧齊修庶乎中道
嚴明共慈悲相應可調真乘

追憶印公流德廣衍

——印順導師圓寂七週年紀念特刊



紀念印順導師圓寂七週年——

金剛般若法會

謹訂於101年5月12日（農曆4月22日）星期六，上午8時至12時，為紀念印順導師圓寂七週年，於福嚴精舍舉行「金剛般若法會」。虔誠敬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及《佛說無常經》，以誦經功德，祈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正法久住、法輪常轉；並迴向法界眾生，六時吉祥、福慧增長。敬請諸位長老、法師、居士蒞臨參加，同霑法喜。

當天台北備有遊覽車到新竹，請向慧日講堂報名。
電話：02-2771-1417

福嚴精舍住持釋厚觀 敬邀

法會流程

08:00~09:00　恭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09:30~10:10　恭誦《佛說無常經》

10:30~11:15　佛前大供

11:20~12:00　午齋

12:30~13:10　歸依儀式

（流程若有異動，以當天公告為準）

中午敬備素齋供眾

敬邀
INVITATION

福嚴會訊

Vol.34
2012.04

發　　行 | 福嚴佛學院
編　　輯 | 福嚴佛學院校友會編輯組
郵政劃撥 | 50070116 李國良
地　　址 | 30065臺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3號
No.3, Ln. 365, Minghu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65, Taiwan (R.O.C.)
電　　話 | 886-3-5201240
傳　　真 | 886-3-5205041

福嚴網址 | http://www.fuyan.org.tw
部 落 格 | http://blog.yam.com/fuyanalumni
電子雜誌 | http://issuu.com/fuyanjournal
校友電郵 | fuyan.alumni@gmail.com
發行日期 | 2012年04月
創刊日期 | 2004年01月
I S S N | 2070-0520

FUYAN JOURNAL

封面主題：追憶印公・流德廣衍

爲法爲教憫衆生，遊心法海百萬言，
指引後學光明路，嘉言懿行萬古傳。

目次 Contents

追憶印公

02　聞緣起，念導師，成佛之道好好走　文｜釋貫藏
18　頓漸現觀思想文獻之探源　文｜釋開仁
24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述要　文｜釋厚觀
32　長老耆德心中的印順導師　文｜妙雲蘭若
36　那些年，我們一起景仰的高僧——印順導師　文｜釋真傳
38　妙雲掩關，以法悅心　文｜妙雲蘭若
40　妙雲蘭若印順導師紀念館導覽　文｜釋德涵
44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之「標記」工作　文｜郭捷立

慈心慧語

48　內修與外弘　文｜印順導師
52　印順導師讚歎的菩薩精神　文｜釋厚觀

佛法啓示

56　為什麼那麼久　文｜釋海全
60　畫中有話：漫談佛典（三）　文、圖｜釋道賢
62　「掩關遙寄」新譯　文｜印順導師、釋厚觀　圖｜楊子誼

活動紀實

64　活動回顧及預告　文｜編輯組

聞緣起 念導師 成佛之道好好走

釋貫藏（福嚴佛學院講師兼圖書館館長）

一、前言

印公導師圓寂轉瞬七週年了。色身已然不在的這些年，法身論著依舊在深切的引導著我們。然而，其深觀廣行是難得明白的；導師自述「我是宗奉佛說的『緣起論者』」(註1)，本文即從其緣起深廣義之一隅以略見之。希望在這樣的懷念探求中，能更親切的正向導師所指向的「人菩薩行」，能更有力的向其所指的行去。

導師常說：佛法是宗教，是理智的、德行的、自力的(註2)宗教，脫盡一切神教氣分。佛法以聖道爲中心；從有情說起，而人有三大特德勝過諸天（憶念勝、梵行勝、勇猛勝）。

導師在《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自序〉中，綜述其「根本信念與看法」，第一項說的就是「佛法是宗教」。

宗教，不只是客觀的社會現象，而是發生在人自身的事；對宗教眞正深義的確當理解，關乎人人向上、向善、向光明之最大潛能（宗教意欲）的充分發掘，關乎人類三大特勝的完滿開拓。

學佛是向上、向善、向光明，重點在於方向與差量，不在當前階位的高低。現在階位的高低，是已現前的果報；學佛者應該關注而致力的，在於從此現前階位的動向何方，及其動出的位差（就如修行不在專對已成的業力，在於現緣的煩惱——發業力與潤生力）！人的宗教意欲與人的三大特勝，加上人間環境的苦樂參半，就是轉動方向、推動位移的最大力能，這是諸天萬萬不及的！

導師說到：宗教是人類智慧的產物；人類的知識發展得越高，所開展出的宗教，越能看清宗教欲意是人類自己，人類要求自身的新生淨化，也就是：越能看到人類自己，從自己說起（不向外看到神，從神說起）；越能遠離他力的、（創造）神的宗教，走向自力的、無神的宗教。宗教的信仰，不必然是迷信的、有神的；在人類最極可貴而有力的宗教情操中，可以是理智（無神）相應的悲心德行。

導師（依佛法）的宗教定義，有宗、有教。佛從（體證的）宗出教，佛弟子依教奉行而入宗；釋尊是本師，我們是學佛的佛弟子，佛法當然是教育。然而，說佛法是教育而不是宗教，則不能充分發掘而動用人類自身宗教意欲的向上力量，以完滿開拓人自身的三大特勝；這樣，「奉教入宗，依自力實踐而實現在自身」的佛陀教育，是不易成就的。

人類的宗教意欲，所面對而要解決的問題，太過重大；所向往而要達到的理想，最是崇偉；所修行而體證到的經驗，又是超乎尋常（一般說的神秘經驗）。一般人的智慧面臨這些，難免誤解、無力、向外依賴而迷信；從其宗所出的教，亦不過是以盲引盲滯世間。然而，佛是一切智者，從宗所出的教，是理智的、德行的、自力的、無神的宗教，能將人人的三大特德充分開拓以至圓滿完成，達到（一切有情最極可能達成的）究極無上的境地——成佛。神化的崇佛，不只是墮佛於生死世間，亦是矮化、淺視了人類自己。

佛法是自力的、無神的宗教，意在說明：佛法的三寶——佛教的宗教理想，是要佛弟子自己實踐，而實現在自己身上的（《成佛之道》的「若人自歸命，自力自依止，是人則能契，歸依真實義」）。要達成這個，唯有能動能出的聖道與我們有關，是我們能知、能學而能行的才得。尤其，導師常說：佛法不是少數人、多數人，而是一切人（衆生）依怙的宗教（「根本信念與看法」第二項就是在說這個）。聖道與我們有著親切的關聯，是其最爲關切而極力闡明的。

身爲佛弟子的你我，應親切體會而忍可：佛法的聖道是從人人的腳跟下說起，是人人能行，是自己有份的；以人類的宗教意欲，起人類的三大特勝，發相應的學佛三要（一切智智相應作意的信願、大悲爲上首的慈悲、無所得爲方便的智慧），從自己腳跟下的聖道行去。否則，佛法越高，可能感覺離自己越遠。

聖道以正見爲導（八正道以正見爲第一支，六度以般若度攝導五度；般若正見即是道品，更是道體），緣起論者的正見即是緣起。緣起論是尊重現實的，本文的探求重點，即在：導師的緣起論，到底是如何的尊重事實！這樣的尊重，到底是怎樣的關連到你我，怎樣的引導我們向上、向善、向光明！具體的探求方式，則是：導師如何論述緣起，而成其緣起論的深廣義；如何依緣起論述佛法的具體論題，而成其緣起論的大德用；導師所闡揚的人菩薩行，如何依緣起論的深廣大用爲導，而能人人可信可學，漸學漸入而漸深，直至成佛！

希望在這樣的略探中，能更確切地領解以上所述，以略見其深觀廣行之一斑，信願大乘與菩薩精神之所由；進而增明、增上自己向上、向善、向光明的方向與力量。

二、導師的緣起論略述

本節所探求的，是導師如何即人人所親切的人世間現實，直接到出世的眞實，成立世出世間統一的、二諦皆如實的究竟眞實——緣起大海的底裡。

（一）緣起的「三重因緣」

關於因緣的類別，導師在《佛法概論》中分爲「果從因生、事待理成（此故彼的緣起支性與聖道支性）、有依空立」三層，這都依（染、淨）緣起而說的；而且，以「事待理成」爲中心，統攝上下二層。

此中，「果從因生」的緣起差別事相，「事待理成」的緣起序列必然性（緣起支性與聖道支性）以及緣起相關因待性（此故彼）的理性，都還是緣起相的世俗「有」（世間各類學術的定律，更只是適用於有限的範疇），不是緣起性的勝義「空」。然而，導師的「有」，是與空相應、依空而立的緣起有，也就是《中論》的「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與假必依實的、自性緣起的「有」，截然不同。

關於「有依空立」的緣起性空理，導師另有說到「涅槃空（勝義空、自性空）」與「諸行空（世俗空、無自性空）」，並指出這不是條然不同的二種空性。(註3) 其實，這與八不（不生不滅等）通於二諦，是一致的。

導師還說到：《阿含經》中，緣起與緣生對論，緣起即取得「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質（中層「事待理成」的有爲理性），當體攝得空寂的緣起性（上層「有依空立」的無爲理性）；與涅槃對論，即取得「生滅」的性質，攝得因果生滅的緣起差別事相（初層「果從因生」）。(註4)

緣起與緣生，有部等以爲「緣起是因，緣生是果」；大衆分別說系以爲「有爲因果是緣生所攝，緣起是離因果事相的無爲（緣起支性無爲）」。導師評爲各得緣起的一分，以爲：大衆分別說系偏重緣起的理性，將緣起的有爲理性誤爲無爲理性（事待理成的理，是緣起的中層，不是上層）；有部等偏重緣起的事相，滯於差別的因果事相（果從因生），而忽略了差別因果的起滅是依於「因緣的理則」（事待理成）。

理（共相），不但是勝義的空寂理，也有世俗的有爲事理。大衆分別說系偏重勝義，而誤以世俗爲勝義；有部等偏重世俗，而不能重視到世俗中的必然理則。此二大系雖有偏重不同，而皆不能即俗而眞。

此二家不能深見「有依空立」，不能完滿見到緣起的全體，所見的一分，不是從全體鳥瞰而來的一分；故雖近於導師完滿三層因緣中的初二層，然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關於理性，導師還論到「無常滅」（有主張是無爲）：佛說諸行無常，不但說明因果事相的無常生滅，亦說明生必歸於滅的有爲理性。無常滅是有爲，而在滅的境地上，與無爲的擇滅（涅槃）有著共同性，不能說一是有爲、一是無爲；佛說無常（滅），意在依此直入無爲的擇滅。一切法終歸無常（滅），與終歸涅槃寂滅，

終歸於空，並無多大差別。(註5) 其實，「無常滅與擇滅」和「諸行空與涅槃空」，是相近的。

一切法是緣起法，佛說「我論因說因」，對緣起法的精嚴辨異其種種面向，是應該而必要致其力的。

導師深見緣起的「此故彼」法則（有爲法中的最高共相；「緣起支性與聖道支性」理，還是依著「此故彼」理而成立的），更見其不偏於差別事相（初層），亦不偏於一味空性（上層——一切有爲無爲法的最高共相）的處中說法：依此成爲差別事相，也依此顯示一味空性。所以，雖對緣起析爲三層，對緣起的理性作種種的辨異，但皆不墮於截然不同的二；能依此辨異的精嚴，而成其確當的融貫不同異說，還其在全體佛法中的恰當位置。

導師緣起論精當的處中，不滯於世俗事，亦不墮於離事的形上玄理；不以事爲理，亦不以理爲事，而又事理不一不異；不惑於種種事，亦不惑於種種理，能如實的即事入理，徹入法性空海的底裡。

導師的人菩薩行，在導師的緣起論攝導中，於人人正常的事行中與學佛三要相應，直入佛道，是人人可信可學而能行的；佛，即是於一一大悲事行中，圓見空有無礙的中道而成佛的。

（二）緣起的「三法印即一實相印」

直對三法印，導師說到：是緣起的三法印，以緣起的無我貫通緣起的無常與常（寂靜）。若三法印與一實相印對論，則以一法印統貫三法印（緣起性空即是緣起無我的深化），三法印即是一法印的三義相(註6)：「從相對而進入絕對界說」(註7)，是緣起性——一實相印；「從絕對一法性而展開於差別界說」，是緣起相——三法印（緣起相的三大理性：諸行無常性、諸法無我性、涅槃寂靜性）。實則，印印皆是圓滿法印，印印直入實相（各以常實有性、我實有性、自體實有性不可得，即世俗無自性空，直入勝義涅槃空寂性）。導師以緣起的性相（理事），不但貫通了三法印，更統貫了三法印與一法印，眞是徹底的緣起論者。

即一實相印的三法印，才成其爲法印，才能立自破他；否則，你以無常破常，對方可以同樣的理由，以常破你的無常。因爲衆緣所生法，有其種種不同（矛盾）的面向，一旦執實，則觸處乖違。修學佛法者，應知應愼：不成佛說的法印，不在說別的，在說依此種法印爲導的學佛，慢說不得解脫，依佛法的標準，連煩惱都還不能眞正的正面面對到！

緣起相是時空中的存在：時間上，是無常性（因爲法性空，所以常實性不可得）；空間上，是無我性（因爲法性空，所以我實性不可得；若有實在法，即是實我的安立處）；常實性、我實性不可得，即是緣

起法當體寂靜實生性不可得（因爲法性空，所以自體實性不可得）。導師在《中觀今論》即以三點說明緣起：相關的因待性，序列的必然性，（緣起法當體）自性的空寂性。(註8) 其實，「三法印即一實相印」與「有依空立（性空緣起）」，是同一意趣的。

導師以緣起相的三法印（一實相印的三義相），說明佛說的三法印，即是以三法印觀察一切現實存在法的三大理性（三大義相）：一切存在的法，必有其相對的當體個體相、時空中的前後時間相與彼此空間相，依三法印即能不惑於此「緣起三相」幻現的戲論相——「自性三相」：實在、常、一。這樣的觀點，不但導師明白的看到要以三法印研究世諦流布的佛法，能如實的直用於一一法中；我們也可知、可學而依這樣的觀點，這樣的直用佛說的三法印，親切的觀察我們外在的世間相，內在的身心相，從你我自身觀到自他、心境與物我。

還有，無常（故）苦——行苦，當然是正確的；然即空的諸行無常，更是常無常實性、苦樂實性不可得，而宛然無常生滅的三世因果相續與必然，自作自受與共作共受，能給予有崇偉理想的菩薩永不失望的憫苦旅程。即空的諸法無我，能於幻現重重無盡的自他因果大網中，自利利他共增上。聲聞乘多說的三法印，實是與一法印相應的三法印，世間的無常無我，不必成爲聲聞厭離生死苦，而急求出世間的涅槃樂；可以是起憫苦的菩薩入世悲心悲行。導師的人菩薩行，在導師緣起論的引導下，眞是人人可信可學而能行的，眞是人人可依此而直入佛道的。

（三）緣起的「自空——即有即空的究竟空義」

聲聞部派都說到空，大乘各系更都承認一切法空，然有了義、不了義的解說不同。眞正空到家的空宗，是以一切法空爲究竟了義，而且是「自空」（清辨以一切法空爲勝義，而以爲世俗有自相，即不是空到家的自空）；有宗的空義是「他空」，以爲一切法空非究竟了義。

空宗的自空，是：說有的時候，就是在說空；是「此法有故，此法即空」(註9) 的即有即空，也就是在「空」中建立一切法——「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歸結於「空」，故名空宗）。凡是有的，就是緣起有，就是無自性，就是空；這樣的空有無礙相得相成，即有即空，並不是勝義不空、妙有不空。

有宗的他空，是：說此是空時，意在彼的不空（有），是「此法是空，餘法不空」(註10) 的有則不空，空則不有，空有是隔礙的；要在不空的「有」中，才能建立一切法（歸結於「有」，故名有宗）。

有宗，光說假有、無自性，還可以是有而不可空；要說到空，他的有才是沒有：一些「有」，是空的，是沒有的；一些「有」，是不空的，是有的。

有宗的假有，有假有體、假無體，如犢子部與有部皆依蘊立我，犢子部的不可說我，是假有體，當然不可空。有部的假名

我，雖是假無體（無蘊法體那樣的自性——無自性），然依實（蘊法體）的用而安立的假，不可空；於此假名我執實有自體的實我（薩迦耶見），才是空的、沒有的（說這種實我是無自性，才是說沒有、空）。

唯識假名安立（於依他上妄執實有我法）的遍計有，是沒有的、空的；自相安立的依他有，相對圓成實雖是幻有，然是自相有而不可空。唯識的他空，只能在遍計有上即有即空，不能畢竟到依他有；所以中觀說依他有是空（即有即空），唯識要呵爲惡取空，不知中觀說依他空，並不是說依他沒有。

眞常所說的「空如來藏」，空也還是沒有，沒有的是染法，不是如來藏沒有，所有又有如來藏不空的「不空如來藏」。

不論重世俗事，或重勝義理，有宗的空，是他空，是沒有；空所顯性（空性），是無其所無而顯的有其所有的勝義有，是不空，是有。

有宗他空的空是沒有，所以不能在一切有上都說即有即空。空宗自空的空不是沒有，在任一法上說空，都不礙其爲有；在任一法上說有，都不礙其爲空，所以能於一切法即有即空。

緣起論者自空的即有即空（八不通二諦，世俗空與涅槃空不是條然不同的二種），才能依世俗諦入第一義。若世俗不空，勝義才空，就墮在以壞世間而立出世間，是不成其出世的。

同樣的，緣起論者自空的涅槃觀（緣起性），不是灰身滅智，亦不是妙有的不空，是融然空寂的泯一切相。涅槃泯一切相，不是斷滅的離一切相，是「在超越情識知見的當下，既離一切相，離一切著，就攝一切法而融入平等法性，無二無別（不落對待）」(註 11)；聖道的筏過去了，不是斷滅都無，也不是自性的存在，有無皆不可說，空亦復空。勝義不空，不論是圓成實性的空性，或不空（甚至空不空）如來藏，在空宗看來，不論他是如何的妙，不過是落在世間的有，是不成其出世的。

其實，如何的說空，就已決定了是怎樣的有；如何的說有，就已經決定了是怎樣的空，眞是任何一髮的動，都是全身的動。自性見是衆生無始劫來，生死與共的，早已練就成變化莫測、種種轉計的變形力；這樣，對於空有的精嚴抉擇，怎能以爲是多事，怎能不虛心、恭敬心的求！

佛法以聖道爲中心，聖道以正見爲先導，如何的知見，決定了怎樣的方向、行動與目的地；菩薩行者是要依之而至成佛的，無量劫的旅途，任何一絲一毫不可明見的極微偏，都將顯露其可怖畏的極大量，帶來難以想像、難以收拾的後果。

導師的緣起論，就是洗鍊抉擇出空宗自空的緣起論：凡是有的，一定是依緣而有的假有，即是無自性的，即是空的（緣起與自性是徹到底裡的相反）；於一切有，皆是即有即空（是畢竟的「依空立有」，不是「假必依實」、「依有立有」），法法假有、法法性空的究竟空義——自空。

這樣的緣起觀，能見緣起因緣和合的一

合相（緣生果法），都是在關係下出現的（一般以為，要在相對的二，才能顯其關係）(註 12)；能見唯識依他的自相安立（唯識者依此世俗虛妄有而立有），也不過是因緣所成的、相待的自相（一合相），即是無自性，即是空的；而且，假有的無自性空，不是都無，是有其相對的緣起存在性，所以，也不是如眞常者所說的世諦染法，相對勝義眞淨法（眞常者依此勝義眞常有而立有），是空、是沒有。

導師的精嚴抉擇空義，不只是理論上的事，而是聖道上的大事；佛法的空義，就是在對治自性執，而自性執就是無明生死根。依越到家的空義，越能眞正正面的面對到一切煩惱而對治到；面對到一切善法而長養到，並攝導到法性大海。

說到對治自性執，想提到一點：觀察因緣，不但相對的一合相，是因緣所成；凡為一法之因緣，亦是因緣所成。然而，因緣復因緣，不是有絕對方向的（不論是直線的、曲線的、螺線的），是環之無端，否則難免實有的生（自生、他生、共生），而非緣生；甚且，可能受困於剪不斷理還亂的重重羅網中。這樣的觀緣起，不脫實在感、自性執；這樣的觀察力，面對、對治煩惱的力道不會多大。

三、導師依緣起論述佛法論題略舉

本節試從一些佛法論題，觀察導師以「緣起論」而作的具體闡述，希望能更明確而深刻的理解其緣起論的深義及大用。

（一）從世諦流布抉擇佛法的真實與方便

我們這個世界的佛法，是釋尊成佛說法而出現人間的。佛所證的宗是離言而不為我們所知的，所以佛要從宗出教，佛弟子要奉教入宗。佛所出之法界等流的「影像教」(註 13)，映在佛弟子而為其奉行的「影象教」(註 14)，皆是世間緣起法相，時空中的存在，導師說為「世諦流布」。佛弟子是要依教才能入宗，對於世諦流布所成的教，導師以緣起的三法印，釐清聖典集成的實際情形，著重三藏原貌及其各期流變眞相，建立了研究佛法所需之最根本的客觀基礎，並且論出「一切佛法，都代表了那個時代（那個地區、那個部派）佛教界的共同心聲」(註 15)，「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在不同適應的底裏，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註 16)；對於我們這個世界的佛法，還其「佛說」、「佛制」最確當的定義，釐清而肯定「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聖典，在全體佛法中的眞正意趣與價值。

導師佛法世諦流布的研究，不但給予研究佛法者最深廣而穩固的研究基礎，而且在大問題的複雜因緣中，析出主要的因緣，如佛涅槃後的世諦流布，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是最主要的推動力（「懷念，是通過情感的，也就可能有想像的成分」）(註 17)。佛法在印度世諦流布一千多年，世界三大文系（北傳、南傳、藏傳）的佛教直

到今日，若不從本源看起，不從頭到尾看清楚，怎能看出長期演變下的神化，怎能驚覺神化是徹底違反釋尊的本教。如青蛙雖極擅於跳，但是對於慢慢加熱的水，還是跳不出來。

導師不惑於華飾的辯論，不眩於世間（欲）心相應的一切密秘經驗，看到神（秘）化氣分的傾向與釋尊的佛法眞義是徹底相反方向的轉向，其可貴之重，值得我們再三的致意。

密秘大乘者自以爲特高，獨得佛法之秘，甚至非修天色身不得成佛（註18）；縱然其教典自說是法身佛所說，而依緣起世諦流布的觀察，眞相是：密續是出現於印度佛教史實上的晚期；且其內容依釋尊本教，到底是世間悉檀——以引起樂欲爲宗。若說後期法身佛所說的才究竟，釋尊本教不究竟，導師說，這有如說孔子所說的不究竟，其他的才是眞正的儒家，那是笑話。（註19）

依聞思佛法而得的法光明，已是天的光明所不及；若見法（以法爲身）而來的，那就更是非算數譬喻所能及了。聞思慧相應的正見、正信、正行力，就足以正面對向天人，更以佛法利益、淨化於他，以來生人間學佛相勸，怎會信天、求天，以生天爲向上（升）！就算以爲佛與神，是天與地的差別，也要以佛法的正見爲標準，觀察他的天地之間，是否藏著一縷相繫的共同！

印度佛教的史實，各宗派論師之間是有論辯的，他們皆自以爲有對方所不解的究竟了義，造出論書亦是意在闡明這個，而要我們（聞思佛法者）分辨清楚。若將其解爲只是方便不同，各自皆能依自而至佛法的究竟處，那是改變、模糊了他們各自以爲精到了義的論義，是不會爲各方論師所同意的。

若是一般世學、宗教，價值深度就是那樣，雖得少爲足，所失亦不多，還不可惜；然佛法是一切智者的法，總不要得少爲足，否則，所失的就眞是不知從何嘆惜起了。導師的抉擇了義、不了義，眞實與方便，不在否定不了義的方便，而在說明有更深徹的，應依方便而至究竟；八萬四千法門如實的各安其位，聞思行者才可能知方便、知究竟，依方便以至究竟。世間知道金錢的價值，故斤斤計較於一分一毫，不會以分辨一元千元爲多事。這樣的聞思，是建立學佛最廣大深固的平台，可直至成佛而不拔的基底。

（二）辨異與融貫（精嚴與圓融）

導師雖自述重於辨異，而意在貫攝，即「非精嚴不足以圓融」（註20）。對於各家的本義，不會拈出一字，照著自己的見解發揮；各家的異議，不會依著宗派的立場和會。先如其本義、異議的了解，再從全體佛法的立場，安立其恰好相當的位階，觀察異議相通的可能點。雖重辨異，而對於佛法中（世間學術更不必說）一些偏重說

明的傾向，深有戒心，而能始終以聖道爲中心，說得清楚明白，是爲了行得正確有力。

對於各法門的不同特質，亦作辨異而貫攝。如定慧的辨異，是爲了不以（修）定爲（修）慧，不以正知爲慧性（特明簡擇爲其性），不以初禪爲初果等；而能確當的綜合定慧，成爲般若究極體相中之「定慧均衡」。

還有，深智而來的辨異抉擇，一切清楚明白，毫不含糊，神秘虛玄一概淨盡；在一般以爲小而無內、大而無外、不一不異、不可說不可說處，更是完全展現其佛法智增上的特質。例如：在空寂無實中，一切相對矛盾的幻現，皆是來無來處、去無去處的緣合則現，緣散則滅；認識到那裡，那裡即是前後、中邊的當下安住（不了而了之）：任何的剎那皆有前後，任何的極微皆有方分；同時與異時、色法與空間（有相與無相）、極動與極靜等等的相奪相成、相隱相顯，皆有清楚的辨明而不墮世間有見之矛盾的統一，亦不墮分崩離析的多元實在，再再可見其性空緣起論的深廣大用。

重於辨異而意在貫攝，所以雖自述長於辨異，而依此而來的即是善於貫攝，即「離精嚴無貫攝，離貫攝無精嚴」(註21)。其依中觀深見而來的融貫，是刮垢磨光的洗鍊出一切善法各安其位的全體佛法，成立緣起論者的一乘究竟；抉擇得越精深，越見其心量與悲智相應而來的清淨寬廣，不見以慢所成的排拒。

導師還說到：佛弟子弘揚佛法，是住持，不是創新，是刮垢磨光的溫故知新，因爲釋尊成佛時即已圓滿完成了一切。(註22) 這可見導師的融貫，是怎樣的立本於根本佛教而不拔，是怎樣的不離精嚴抉擇。

導師重於、長於辨異的深慧，對於佛法的深微精當處，能確固的不動不移；對於初微的轉向，能深刻的警覺，深見潛變能麻人慧目於不覺的可畏。導師的辨異精嚴力，使其貫攝圓融不墮於離事的玄理。

脫離人間的正常而說事理的傾向，極爲其所關注，如「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三論宗，我從此對它不再重視」(註23)。印度後期中觀師（清辨、月稱等），不知龍樹的廣行論（《大智度論》），身在眞常唯心發展至末後一著的密教時期，亦轉而學密；藏傳以無上瑜伽爲最高最頓，卻以中觀學釋其義，都爲導師所警覺。不立足於人間，不從人間說起，所說再好，都是玄理的開端；尤其是究竟空義，非凡人所知，近於世間之玄秘，取之就如捉毒蛇，怎能不戒愼恐懼！

雖然如此，導師還是說出：密教是佛教，是密秘大乘佛教，是佛教的密秘化；雖是佛法中的世間悉檀，還是有其解脫味（加了極大量水的牛奶，而還未盡失牛奶味），還是勝於世間的神教。然而，這與中國台賢圓頓理論正好爲密教所用，是大有不同！

辨異與貫攝，精嚴與圓融，導師聞思佛法的宗趣，是：純正。然而，導師的純正，不是自視特高特圓的唯此一家，是刮垢磨

光的將世諦流布中的一切佛法，依全體佛法，安立其恰合的位階，於四悉檀的明辨融貫中，暢佛本懷，名爲純正。從純正中，知方便、知究竟；能因應新的機，依新的方便（契機），而契向究竟以至究竟（契理），縮短佛法與現實佛教的距離。現實佛教的接近佛法，不是別的，是接你我近佛法，迎佛法回人間。

若要將導師自述重於、長於辨異，與中國古德的圓融對比而論，應勿輕忽導師依辨異而來的融貫，及其善貫攝的特質。

（三）以「緣起論」一路到底

本節更舉幾例，以顯導師「以緣起論一路到底」的特質。

1. 見諦得道

關於見諦得道，導師晚年的定論，是見四諦或見滅諦皆可得道。其實，這二者並非條然不同的二種：涅槃智知的見滅諦，是現法涅槃；法住智知的見四諦，也還是要「知一切法寂滅」(註 24)、「正見依緣起滅的確定性——法住智，而能得無明滅故行滅，……生滅故老死滅的果證」(註 25)。這二種寂滅不是不同的二個，就如「世俗無自性空」與「涅槃勝義自性空」，不是不同的二種空。

導師的見四諦得道，是來自《須深經》：沒得深定，而以法住智知得慧解脫阿羅漢。經中說的法住智，是知緣起的流轉與還滅；以法住智知依緣起滅的確定性（緣起支性），而得還滅的果證。

其實，依緣起滅的確定性，就是早期《成佛之道》四諦價值的確定性；只是，在《成佛之道》的法住智，依《七十七智經》，解說爲只知流轉（知還滅的，是涅槃智），故沒依確定性而更說知一切法寂滅而得證。

依《須深經》，法住智知緣起的流轉與還滅，是更符合緣起支性的攝流轉與還滅。法住智知是沒有深定（依未至定）的慧解脫；涅槃智知是得深定的俱解脫，這正是導師所定義的涅槃智知。

見四諦得道與見滅諦得道，是部派的二大修證觀，導師以其深廣的緣起論抉擇貫通。導師依《須深經》，以知緣起相之確定性的法住智，知緣起性的寂滅得解脫智而解脫，眞是徹底的貫徹「依世諦入第一義」，徹底到：以「凡夫親切能知的」緣起現相，一路入到「聖者方知的」緣起性。這也讓我們好好的審思愼觀，以眞正的看清：什麼是「佛法重慧，世間重定」！什麼是「破煩惱的主力是智慧」！印度佛教史實中，越往後期越重修定的這一滑動，到底是對佛法觀慧的那一點紮得不夠深固，以致如此！

2. 有關月稱、宗喀巴、僧肇的論述 (註 26)

導師是徹底的緣起論者，緣起與自性是絕然相反，從緣起即可直破一切自性執到底（不論是俱生的、分別的、法執的、我執的）。導師依《中論》偈而來的自性定義，有三義：自體實在、常、一（自有、常有、獨有），並解說爲：凡是緣起的存在，必是時空中的存在；自性見者的一切自性

執，也必是在這三點上起執，以爲：現實的存在，當體是實有自性；時間上，是前後不變的常；空間上，是彼此獨立的一。

月稱《顯句論》對此偈自性義的解說，不以時空中的常、一爲了義，專重當體的實在義。導師認爲這是離開時空談存在，不能於存在法必有的時空活動中，觀破實在感於時空中所展現的執取，所破太狹小了！其實，不從時空中觀察當體，墮於孤立而靜止的觀察，這樣的觀察力，是難得有力道的（以孤立而靜止的觀察當體，易墮神我見）！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以爲：在時間上破「常」，空間上破「一」，只能破分別，不能破到俱生自性執。導師以爲：一切自性執皆有「自有、常有、獨有」三相，雖然破分別的常、一，未必就能破盡自性執，但要了達緣起無自性，還是要從緣起三相觀察；如觀察到俱生自性執，即知其自性三相亦是不相離的。

《廣論》以爲，自性三相的定義，不能盡破一切自性執，是不及派。以爲自性的異名「不仗他性」，不是「不仗因緣」，而是「非由『有境名言識』增上安立」。這與導師緣起論的一路破到底，大有不同！依導師的緣起論，《廣論》這樣重於認識論的觀點，相較而言，難免略於「直從具體的、我們親切可知的緣起事相作觀察」；如此的修空觀，到底是較易踏空了。

其實，自性的三相（常、一、自體），在導師的緣起論，就是緣起的三法印所破的。緣起的存在，是三法印（一實相印的三大義相）的存在：以時間上的無常印破常恆實性，空間上的無我印破獨一實性，當體的寂靜印破自體實性。佛說的一實相印相應的三法印（緣起法的三大義相、三大理性），從我們親切能知的緣起事相中，觀其無有常實性、無有我實性、無有自體實性，而破盡一切自性執。導師的緣起觀，能依佛說的三法印，徹底的不離世諦事相，破盡一切自性執，入第一義法性，也就徹底的不墮神秘形上氣分

僧肇的《涅槃無名論》，不從修證契入的立場，直從涅槃本身說明涅槃的有餘與無餘，受到道家形上論的影響。導師將佛弟子所歸依的「歸依法」，分成「眞諦法（正見）、中道法、解脫法」，以中道法爲中心，統一眞諦法與解脫法：依眞諦法行中道法，證眞諦法（眞實），當下即得解脫法。(註 27) 依修道過程，說明眞諦實相與解脫涅槃；完全脫盡離事的神秘玄論，依你我所能知能學的，清楚而正確的指向聖者方知的。

3. 智慧與慈悲同基於緣起的正覺

導師的緣起論，不但是智慧契當緣起性相的如實相，就是慈悲也是（慈悲與智慧正是人類宗教意欲所欲求的）。慈悲不是什麼神秘，不是神的呼召，只是我們日日所坐的緣起法——「緣起相的相關性」、「緣起性的平等性」敞露在前，人心不自覺的契向而流露出的。(註 28)

導師還在《成佛之道》說到：凡是隨順或契合緣起法性相的，就是善法。善法就

是善法，所謂有漏善，只是善與漏相雜，離了漏就是無漏善；生人天，不是由於善，而是與善相雜的漏。還有，法空性（理佛性），雖是一切染淨（善不善）法成立的理性，遍於一切善不善法；而與不善法不相應，與善法相應，實是成佛的要因。雖然理佛性人人已有，行佛性要行才有；然而，導師的緣起論是事理一致的，行佛性與理佛性相得相成的，慈悲心行的行佛性，是人心自然順向、契合理佛性的自然流露，是還他法爾如是本來如此的順向、契合，在中觀如環無端的時間中，成立了緣起論者（非本具論）的一乘究竟。(註 29)

理解慈悲是契應緣起如實相，則不必一味的硬用意志，能以順實相而使盡堅忍精進力；又能知道可以親切的依著緣起論，於日常善心善行中，觀察其契應緣起相關性與平等性的具體過程，而更善巧的長養到慈悲心行；而且，是長養到與佛法無我相應的眞正慈悲。這樣的觀察長養善心行，正是般若攝導慈悲，慈悲莊嚴般若的契向究竟實相——緣起大海的底裡。

導師的信願大乘與菩薩精神（宗教情操），可從其緣起論見到「以正見爲導的深廣根源」。能於一切法空中起大悲心行，是導師緣起論最極可貴的大用。

四、導師緣起論的當然結論——大悲為上首的人菩薩行

在上文的探求中，即已時時指向本節。由於此一論題是本文的核心，故於文末特立一節，作些綜述。

（一）重視空義（非愛空），更重菩薩大行(註30)

導師是緣起論者，重視人間當前的事實及其因緣；佛出人間，人類自身的三大特勝、人間苦樂參半的最佳修學環境，以及佛法是從人類說起的自力宗教，自爲導師所深見。所以，導師能眞知灼見：從人菩薩的人間正行，最能平坦正直的向上、向善、向光明，而至成佛。這樣的學佛，才能將人最爲深切可貴的德能，充分的力用在崇高無上的宗教理想上。弘揚人人可信可學的人菩薩行，自是導師緣起論的當然結論（契理），亦是契應現代青年的、處世的、集體的時代根機。

眞正見到佛法的光明、遠大與富貴，必定是正倒世俗的精嚴分別，相信緣起的三世因果相續，只管善心直行，不信低級宗教行爲的神秘取巧，以爲：信之，即是傾向黑暗；行之，即是滑到黑暗；有效驗，即是舔到刀頭蜜，飲到甘鴆酒，一切皆與佛法無關。

對於太虛大師所說的「說大乘教，修小乘行；說小乘教，修大乘行」，導師說出：說最上乘教，修最上乘行，是厭離急證精神的復活；說小乘教，修大乘行，其實是失去了厭離急證的心情。是不是眞修什麼法，還要看他發的心願是否與此法門相應；眞正作爲自己歸信的，必是信解行證相應的。

大乘行者無不以爲是重菩薩大行的，而如何的實現其行，卻大有不同。導師所弘揚的成佛之道，是以人菩薩行一路到底，而且特別提出龍樹《大智度論》的「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在導師，人菩薩行是心口行一致的坦然篤定。人菩薩行，是與學佛三要相應而行一切人間正行，圓攝中下的一切功德而直入佛道；修中下之功德，而不墮中下。如修天不生天，又如五百由旬的旅途，過中途站而不下車滯留。

依於導師緣起論而來的人菩薩行，不但成就導師自身的「現在，我的身體衰老了，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佛教）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註31)，亦是你我所能學，而於己有分的。人菩薩行，不但最能接引青年，亦是迎接自己青年化的新生。世人最能在幼稚園中，見到充滿希望活力的氣象；這樣的氣象並不是由於大學的一切已爲他所本具，而是一切都於他有分，只要他努力！然而隨著時間、環境、年紀，這樣的氣象將漸漸削弱。在緣起論攝導下之人菩薩行的青年（化），正好相反，是越行越青年；而且，能眞正的相信因緣，隨喜其他同行、不同行者的一切向上、向善、向光明，而於自身之本願行不動；縱然是自己遠遠的落在後頭，絕不會以否定他人的一切增上，作爲自己守在本願行的力量。

導師的「學佛三要」，獨立出大悲心成一要，而以大菩提的不思議解脫攝三乘共的解脫；提出大悲爲上首的人菩薩行，以人間光明正大的正行——十善道，爲人菩薩行初學者的入門，不但脫盡神教氣分，亦不墮俗化。

《菩提道次第廣論》於論中說到另有更高的密教。密教是希求即生成佛的，甚且，《密宗道次第廣論》還主張非修天色身不得成佛。(註32)《菩提道次》雖是在在的強調大悲，然「三主要道」，卻是獨立出離心爲一要道，而以菩提心包含大悲心；共下士道更以念死爲入道要門。這樣的道次，近於《成佛之道》中「依下能起上」的次第，一不小心則易滯於下。例如《菩提道次》是要你知道，不是要你行的；(註33)入了密教，欲求即生成佛，雖是說爲度衆生願成佛道，而到底是（菩提心包含大悲心的）先成佛道再度衆生。在這二本《廣論》中，是以《密宗道次》爲高，論主在說《菩提道次》時，必定沒有導師來得肯定不拔。

至於傳統中國佛教的天台賢首，重在圓教而直入圓教。圓教是不以下位爲必需的，所以相對導師依上攝下（不滯中下，亦不棄中下）的人菩薩行，圓教的直入圓教，是不免偏取、棄下的。

對於菩薩大行，導師是以無所得空慧助成的，故在菩薩的聞思階段，就重視空有無礙、世出世間統一的中道觀。雖重於空有無礙的聞思，卻也深見聞思的空有無礙觀，只是菩薩修行位的有漏觀；若沒有透出如實空性，不得佛菩薩如實的二諦並觀。

導師說到，法空性雖是一切正倒世俗（善不善法）所以成立的理性，遍一切正倒世俗；然與倒世俗不相應，與正世俗相應。

導師重視空有無礙的聞思，在於增上增淨菩薩的大悲心行：於一切法空中，行無我相應的大悲心行，所以「空有空的意義，不容許誇大了去包辦一切、解決一切」(註34)，「多少講空者，說到性空不礙緣起，以為什麼都可以有，而不注意事實。結果，空理儘管說得好聽，而思想行為儘可與那最庸俗最下流的巫術混做一團」(註35)。

說到這裡，想一提的是：度生死河的過程，即決定了到彼岸時的淺深；涅槃彼岸不離生死河，怎樣的度生死河，就怎樣的到彼岸。證法性的自然證得聲聞果或菩薩位，是如是因如是果的如是如是，不是想像的那麼自然，是自作自受，權責自負的。

法性涅槃海的一味，不是單調的一，是融然空寂的一味，是「既離一切相，離一切著，就攝一切法而融入平等法性，無二無別（不落對待）」(註36)。虛空一相無相，而圓器有圓空，方器有方空。法空性，是遍一切法一味相，也是一一法的空相，聲聞近取諸身，證得毛孔空；菩薩廣觀萬法，廣行悲事，證得太虛空——攝一切悲事而融入同一空寂大海的底裡。聲聞、菩薩雖同證融然一味的空性，而證量有差別。

（二）創造大乘的人間淨土

導師的緣起論，讓我們在一切日常的起心動念，身語行為中，具體而親切的感到對向崇偉目標的方向感，看到向上、向善、向光明的著力點及其下手處；在順出世的正世俗中，直入佛道，脫盡神（秘）教氣分，不戀俗塵紅綠。

人菩薩行，是人人隨其當前因緣條件而行出的正行；人間正行可淺可深，主要在於與學佛三要相應的淺深。菩薩是菩提薩埵，有智慧氣分；菩薩重智慧，法門無量誓願學。依導師的緣起論，漸學漸廣，悲智漸深，所攝導的一切人間正行，即能一步一步的淨化自他，莊嚴人間；這一切的人菩薩行，即是創造大乘的人間淨土行。

若如實知佛法的深廣，則能知：人菩薩行的漸學、漸入，不是緩慢，是任重穩固（在空寂無得中，快慢皆成戲論）；這樣的漸學、漸入，才能成其漸廣、漸深的致遠，同願同行共成佛道。

五、結語

我們對無常、無我、緣起等等名，所理解的義，到底是怎樣的！無常而要相續，讓論師們論出淺深不同的無常；至於無我又要安立我，更是形形色色；緣起就更不用說了。在聞思增上過程中，應該隨時檢驗：我們對無量法義，到底是增上到全體佛法中的那一位階！否則，小孩也有他的無常義！

導師的智增上，論出的緣起論，極其深廣而又基於平常，從人人能知能行處說起，直對深廣而漸學。若只是正常，吃飽了餓苦就止息的正常，亦有以為就是涅槃！若只標舉深廣，依全體佛法，不過是方便善巧不足；甚至，是立足點的錯站，偏離佛法的中道純正，墮在離事的形上玄論！

一生為佛教、為眾生，以聞思擇法為重，為純正的佛法而刮垢磨光；刮垢磨光的純

正，是爲了人人能正知、正信、正行，如此一生（且願生生世世）自行亦教他人行的婆心苦口，導師的大悲爲上首，眞是眉毛拖地，悲心徹髓。

導師的智慧與慈悲，是以其緣起論爲源而來的圓滿開拓；八大「根本信念與看法」，是其緣起論必然應有的具體開展。源淨則流淳，從導師身上親切可見，究竟圓滿的是釋尊的法界等流。

一般世人都在說人生規劃——近程、中程、遠程。筆者深深覺得導師深廣的緣起論所抉擇出的正見正行，能給予我們無量劫直至成佛的遠程目標；這樣的無上遠程目標，是從我們當前親切的緣起身心世間看到，從我們日坐的緣起中指出成佛的緣起大道，人人就在自己當前腳跟所在處，走上最不平凡的旅程。而且，隨著我們每走一步，導師的緣起正見正行都能普應我們的能力，給予我們當前堪受的慧光，讓我們每走一步，都能依之調整我們的方向，使我們更正確而深刻的對準目標，行出與目標相應的行動，漸學漸正，每一步都是向佛道的一步，漸行漸至。

佛法的深廣崇偉，莊嚴富貴，當然是在成佛時究竟圓滿；然而，佛弟子一旦發菩提心願，就已是面向這一切（於己有分，而非本具）。有如在無始生死的曠野中，見到了最遠處的光明，再也沒有黑暗隱其背後（一般世間所能提貢的光明，都能見到其後的陰暗）。導師的緣起論，從你我的眼前，顯現直往那永恆光明的緣起大道；一旦對向、走向、走上這一大道，在這每一個動（轉動、發動、推動），都有無量寶藏在沿途等著我們，最極可貴的是：你我拿到的，不只是拿在你我的手中，更是拿向一切有情的手上。

導師緣起論所攝導的人菩薩行，不是戀世滯俗的人天行，不是沈空滯寂的解脫行，是般若（解脫）與慈悲（感情）無礙相成的菩薩不思議解脫行，是有情之情爲智所導的大悲行，而這樣的大心大行，都是你我親切可知、可學而可行的。

導師的緣起論，讓我們親切的知見：人間與學佛三要相應的正大光明，是照亮佛道的唯一大燈；人間光明正大的正常行，是學佛最坦、最直的大道。是人人能知能行，又是「依上能攝下」的圓攝一切善法，直入佛道，眞是究竟圓滿的奉行了佛說的緣起中道：依世俗諦入第一義。不必依著本具論，而能令我們親切感到，佛法的無量功德是於己有份而起行，是導師緣起論最極尊貴，而應爲我們所珍感、珍視的。

導師晚年在其最後一本單部專著《印度佛教思想史》〈自序〉最後說到：

> 希望誠信佛法的讀者，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流變中，能時時回顧，不忘正法，為正法而懷念人間的佛陀！(註37)

筆者即以「爲緣起正法而懷念人間的印公導師」、「從緣起見導師」，自勉（共勉）：在「成佛之道」上，發心學「人菩薩行」，依緣起無所得正見起緣起無我的悲心正行，好好的、穩穩的一步一步坦然直進，漸學漸深，而具足永不失光明的信心與願望。

【註釋】

註 1：印順導師《無諍之辯》，p.231。
註 2：[1] 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p.17：「佛教是無神的宗教，是正覺的宗教，是自力的宗教，這不能以神教的觀念來了解他。」
[2] 印順導師《淨土與禪》，p.90：「自力與他力，必須互相展轉增上。如果專靠他力而忽略自力，即與神教無異；依佛法說，便不合因果律。不管世間法也好，佛法也好，若能著重自力，自己努力向上，自然會有他力來助成。如古語說：『自助者人助之』。不然，單有他力也幫不了忙，所以佛教是特重自力的宗教。」
註 3：詳見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17-p.121、p.174-p.188；《性空學探源》，p.116-p.119。
註 4：詳見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38-p.39。
註 5：詳見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210-p.214；《中觀今論》，p.34-p.35、p.139-p.140；《空之探究》，p.121。
註 6：參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66-p.167。
註 7：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2。
註 8：詳見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60-p.63。
註 9：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6。
註 10：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5。
註 11：詳見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213-p.214。
註 12：參見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181-p.182。
註 13：參見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53；《攝大乘論講記》，p.135。
註 14：參見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323。
註 15：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325。
註 16：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78。
註 17：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1。
註 18：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433-p.434。
註 19：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139：「如說到中國的儒家，總是推源到孔子，如果以孔子所說爲方便不究竟，而大談其他的才是真正儒家，那便是笑話奇談了。」
註 20：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五冊》，p.41。
註 21：印順導師《華雨香雲》，p.303。
註 22：參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8-p.19；《佛在人間》，p.99。
註 23：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4。
註 24：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51。
註 25：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222。
註 26：本節詳見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249、p.315-p.318、 p.456-p.459；《中觀今論》，p.68-p.70、p.186 -p.189、p.244-p.250；《性空學探源》，p.28-p.30；《中國禪宗史》，p.119。
註 27：詳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7-p.10。
註 28：詳見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20-p.123；《中觀今論》，p.a7-p.a8。
註 29：詳見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256-p.260、p.418-p.420。
註 30：詳見印順導師《永光集》，p.255。
註 31：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69-p.70。
註 32：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433-p.434。
註 33：印順導師《永光集》，p.249：「宗喀巴所樹立的黃教，是通過『菩提道次第』（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廣修菩薩行），而進修神秘、欲樂、他力、急證的『密宗道次第』。如法尊、能海去拉薩修學，不都是學得無上瑜伽的大威德而回來嗎！」
註 34：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10。
註 35：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8-p.9。
註 36：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213。
註 37：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a7。

頓漸現觀思想文獻之探源

釋開仁（福嚴佛學院講師）

一、問題的提出

在《成實論》中我們可以瞭解佛教發展至部派時期，在思想的爭論上可歸納爲「十論」。其中，即有頓漸現觀之辯。(註1) 世親繼承有部的三種現觀說，於《俱舍論》再度提出並加以詮釋，(註2) 從內容上可辨知其有會通頓漸現觀之問題，而屬有部系之同時代論典——《順正理論》，也提出了教證 (註3) 與理證 (註4)，雖然說有些引證無法從現存的文獻取得相呼應，但是以《俱舍論》與《順正理論》在文獻上的價值與地位而言，其見地還是會獲得相當的認同。

就現觀思想的研究來說，已不用再反覆敘述各學派之立論，(註5) 於此，筆者希望窺探印順法師（1906-2005）對現觀思想文獻探源之研究，並透過經論的檢視，辨明其「差異根源」的眞義，當然也須顧及其說法之合理性。從印順法師的思想探索中，可以獲悉其相當重視「探源」的考究，不知是否與其治學方向之一的「異文異義的解說會通」(註6) 有關，但是約其研究態度來說，還是存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二、解析印順法師對頓漸現觀文獻之探源

從印順法師對現觀思想的說明中，似乎不曾引用世親在《俱舍論》提出的三種現觀，剖析頓漸之辯的根源所在，反而提出其發現的文證，將這古老的公案予以會通。以下將選擇幾則代表性的引文，探索頓漸之根源。

（一）《以佛法研究佛法》與《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所引之文獻

在印順法師的著作中，出現說明「現觀」的內容約有十九本之多，就其概括的範疇而言，實足以成爲專題之研究，思想層面橫貫阿含、部派及大乘，對思想發展史的研究價值相當高。筆者礙於時間，無法全面探討，只能擇取片段，

論說其「異義根源」之文獻考察，望有拋磚引玉之效。

在印順法師的研究中，絕不泛談思想各別之差異而了事，大部分均有論述其詳細的原由與推理。其中，筆者甚感興趣的是在於其論理所引證的佐證，特別是下述二書：

(1956)《以佛法研究佛法》：「漸悟四諦，與頓悟滅諦的異義的根源」。(註7)

(1981)《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這是引起不同修法的根源」。(註8)

在前書中，印順法師引了經中所說的「如實知四諦」，來證明漸悟四諦的經證，並強調這是從所邊說。其次，則引《雜阿含．379轉法輪經》說四諦是應了知，應現證的，此乃頓悟滅諦，從能邊而說。這就是其所謂的漸頓思想異義之根源。然而，在第一筆說明中並無明確的出處，泛指經說而已。於此，筆者推測皆源自《雜阿含．轉法輪經》所說，(註9)約三轉的經文而言，初轉又名示轉，即是「如實知四諦」的內容，二轉或證轉，即指應了知與應現證的內容。由此觀之，經證皆有可能以《雜阿含．轉法輪經》爲主，且辨示轉爲所邊，證轉爲能邊。

至於次書中，但言「經上」，或說「見苦、集、滅、道」，或說「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引起不同修法的根源。然筆者覺得所引經證應如前書所揭櫫的《雜阿含．轉法輪經》，不過，少了所邊與能邊的辨明。

（二）《印度佛教思想史》所引之文獻

在閱讀印順法師的著作中，很容易發現在其隨著不斷擴大的視野中，資料的引證也會隨之增加，或相同文義卻更換資料。就如其著作(1988)《印度佛教思想史》時，針對上述異義之根源，補充了巴利藏的資訊。

在此，其談及形容體見諦理的文句，經、律存有著不同的敘述，並引用《赤銅鍱律》憍陳如所說「一切集法皆是滅法」的經句，爲「見滅得道」或「一念見諦」的佐證。而論及四諦別別生智、別別悟入的經證，即（《雜含》）《轉法輪經》，並敘述其理由是因經文在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下，都說：「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也就是說此經乃明次第見諦。

很明顯的，印順法師在此書中，並沒有以《雜阿含．轉法輪經》的前二轉辨別漸與頓的思想依據，反而以經和律區別兩類思想異議的根源。如果約大衆分別說系強調頓現觀的說法，引用《赤銅鍱律》以證「見滅得道」，甚爲合理；

而且若約憍陳如悟後所言的經句，與《相應部．轉法輪經》的情況相同，也反映出確是分別說系統的教證傳承。另一方面，有部系主張「次第見諦」，據其所傳之（現存）《雜阿含》明其漸見理據，亦屬合理。至於爲何印順法師在前後期的著作中有此差異，則有待考察。

（三）小結

從印順法師上述所引「頓漸異義根源」之文獻可以發現，《轉法輪經》與「一切集法皆是滅法」二則爲主要佐證，以下將分別追究其本義，並檢視印順法師用此爲「異義根源」之合理性。

三、從《大毘婆沙論》來解讀南北傳《轉法輪經》之差異性

在《大毘婆沙論》卷 79 中，對《轉法輪經》曾有過討論，其中所引證的契經文，與《相應部．轉法輪經》的三轉說明模式相同，緊接著即定義此爲三無漏根：苦諦之未知欲知根、知根、知已根（其他三諦亦同）。然而，法救論師則認爲怎麼可能得（苦諦之）具知根後，復起（其他三諦之）初無漏根？故其覺得應迴轉經句，把其改爲類似《雜阿含．轉法輪經》的三轉模式才合理。

當然地，阿毘達磨論師則反駁說：過去無量利智大德均不敢修改經文，何況現在的法救呢？並提出應尋求此經意趣來會通之，由此顯示說法者應依二次第：一、依隨順說法次第，如此經說；二、依隨順現觀次第，如法救說。巧妙地會通南北傳《轉法輪經》之差異性，從中也可明白三轉的說明，是允許有這兩種模式的。

當代的馬哈希禪師，在詮釋《相應部．轉法輪經》的諦智（示轉）時認爲，此智於證聖道前就已出現，(註 10) 與帕奧禪師所解全屬聖者智不同。(註 11) 據悉，馬哈希的說法源自《清淨道論》。(註 12)

四、「一切集法皆是滅法」

在《相應部》與《銅鍱律》中，皆有記載憍陳如聽佛說四諦時，生起「一切集法，皆即此滅法」的法眼（或稱智慧）。(註 13) 關於此句，當代的釋義大同小異，範例如 Rupert Gethin、(註 14) 水野弘元、(註 15) 馬哈希禪師 (註 16) 及帕奧禪師，(註 17) 內容不外乎是：凡是生起的，必然會滅去。兩位禪師均以十六觀智之一的生滅隨觀智（udayabbaya-ñāṇa）明示此即見法當下的道智內涵，(註 18) 當然，此智與凡夫心境的生滅智相關，(註 19) 然卻是穩固不動搖的生滅智，與加行位不同。

除此，印順法師曾明確的辨明佛說緣起的方式，有時也但說「一切從因生法（集法），是滅法」的，也就是集滅的緣起說；同時也提示若約集滅二方面的

詳說，即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之流轉與還滅義了。(註 20)

綜上所言，此句話不外乎是對於四諦或緣起的體悟。意外的是，在《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此言但用於辟支佛的身上，(註 21) 與經律解釋爲阿羅漢的聖智略爲不同。

五、現觀思想探源之合理性

在印順法師的著作中，早期的《成佛之道》曾以印定四諦價值的智見爲漸現觀，而以體見寂滅性爲頓現觀。(註 22) 就筆者的理解，這類對四諦的證信，有可能不是指見道位的描述，`類似印順法師解讀成就四不壞淨者（具信根），不一定與初果畫上等號的情況相當。(註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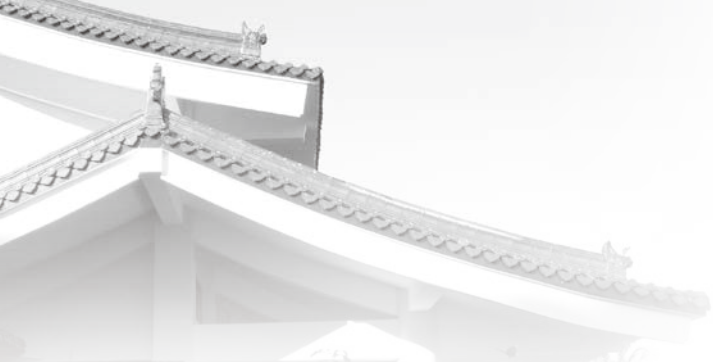
晚期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則以見法住（智）爲漸現觀，見涅槃（智）爲頓現觀。就筆者理解其所引的文證而說（舉有部爲例），從見苦諦的第一心，至見道諦的第十五心爲止，別別智見就必然別別智生，當然是漸見現觀，也吻合以智見緣起而得法住智的配對。至於以智見涅槃爲頓現觀，其直言：見苦集皆是滅法，顯然是緣起的苦集與苦滅的體見。換句話說，體證集滅法的緣起，乃通達苦集滅三諦；這裡的見滅諦，是智見法寂滅性，無有次第差別可辨，故合乎見滅得道說。印順法師還補充說，由於佛安立了四諦（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在正見爲先導的修行中（即道諦的修習），知苦、斷集而證滅，是與證知緣起的集滅完全相同的。(註 24)

約理證而言，印順法師的說明，是相當周詳的，至於教證（所引文獻）的辨明，下文當再度檢討。

（一）檢討與《轉法輪經》相關的頓漸現觀

在水野弘元對《轉法輪經》深入的研究中，可清楚了知其對有部所詮之三轉十二行相採不認同意見；(註 25) 不過，若約說明（心的活動及智慧的進展）方法，有部的說法是合理的，(註 26) 表示了個人的明確立場。當然，若從上述《大毘婆沙論》卷 79 的論敘看來，南北傳《轉法輪經》經文的差異，於論中有會通異說的寶貴資料，故直覺水野弘元的評論實尚存有討論的空間。

當然，讀者也不難發現毘婆沙師與印順法師的見解迥異，論師也不以此來辨明頓漸現觀的思想根源。



（二）檢討與集滅法相關的頓現觀

上來曾言，印順法師於《印度佛教思想史》中論及「一切集法皆是滅法」乃見滅得道的佐證時，明示此即四諦中的前三諦，也是流轉與還滅說的意義。(註27) 此外，讓筆者想到在《大智度論》中曾記載馬星比丘爲舍利弗說的緣起偈——「諸法從緣生，是法緣及盡，我師大聖王，是義如是說」(註28)——實際上但說三諦，因爲應了知道諦已在其中，不相離故；譬如一人犯事，舉家受罪，並述此乃名爲隨相門。(註29) 緣起偈實概括了苦集滅三諦的內容，印順法師也就由此論述見緣起的集滅，與頓現觀情形相合。當然，集滅的滅，是滅諦，印順法師詮釋滅有二義，與頓現觀相關的，應屬第二義。(註30)

除上所述，其實集滅法的經句能成爲見滅得道的經證，應與《相應部·轉法輪經》有關，因爲唯在《相應部》的經文才出現這類描述，有部的譯本《雜阿含·轉法輪經》的經文卻沒有這一句。也就是說，同樣爲《轉法輪經》，然基於南北傳現存的文獻，實是留下這種學派取重的不同傳誦，也難怪印順法師要引此來辨明頓漸現觀之所據了。

話又說回來，無論從上述巴利集滅法相關的資料，或是現觀的研究，不曾有人像印順法師這般與頓現觀做連結，也可說這幾筆佐證是其爲頓漸現觀思想找出教證吧。約現觀（abhisamaya）的境界，蘊含詳盡現證法性描述的《轉法輪經》，也應該是合理的選擇才對。

六、結論

讀印順法師的著作，肯定會發現其對於思想探源的性格，以果從因生的常理而言，無論是何宗何派的思想體系，所展現的特色與差異，從佛教史及思想史的立場分析，必能納受其根源之不同所致。然而，又有多少人有這份能耐從淵博的三藏中覓尋所依之根源呢？

雖然探源的工作有時依舊會遭受評爲一家之言的揣測，可是從有因有緣的觀點來說，能從根本佛教的經律中梳理其源流，與推斷出值得參考或接近事實的依據，這難道不應該用心去感悟佛教思想出現歧異的根源嗎？諸如在閱讀印順法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當中，就經常留意他爲大乘佛法及中國禪宗等，指出思想依據的憑證。(註31) 從此篇的審查可以獲悉，印順法師對頓漸現觀的理證，以及教證的探索，實給了我們許多啓示，有時完全跳脫古德的研究包袱，從現有的文獻全新定位，所獲取的成果也可能讓人耳目一新。(註32)

【註釋】

註 1：《成實論》卷 3〈26 次第品〉（大正 32，257a16-b4）；《成實論》卷 3〈27 一時品〉（大正 32，257b6-25）。
註 2：《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3〈6 分別賢聖品〉（大正 29，121c11-122a7）。另參《國譯一切經》「毗曇部 26 下」，p.247-p.253。
註 3：《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63（大正 29，688a20-29）。
註 4：《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63（大正 29，688a29-b16）。
註 5：拙文（1999）〈四諦頓、漸現觀之初探〉雖不成熟，但已概述部派間之異議，可茲參考。
註 6：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485：「古人對於佛法的勝解，不是近代學者那樣，專從文字與意義上去研究，而是佛法宗要，經文意義，修持方法，與異文異義的解說會通，主要從傳授傳承中去獲得的。這是尊重古代聖賢的意見，認爲唯有這樣，才能理解經法的真意。雖然時間久了，傳承間會有多少不同，而逐漸形成派別。但口口相傳的佛法，到底這樣的流傳了下來。」
註 7：印順法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112-p.113。
註 8：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63-p.365。
註 9：當然也有可能如《雜阿含 392 經》所言；又或如《雜阿含 382 經》說的「當知四諦」，《雜阿含 383 經》說的「已知四諦」等。
註 10：馬哈希禪師講述《轉法輪經講記》（溫宗堃及何孟玲譯），p.275。
註 11：帕奧禪師講述《轉正法輪》（弟子合譯），p.82-p.91。
註 12：見覺音論師《清淨道論》（底本），p.638。
註 13：Samyutta III, 68，Vinaya I, 11。《雜阿含 396 經》卷 15（大 2，106c）同。另參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66（大正 27，342b22-23）。
註 14：Rupert Gethin 著，林明強翻譯〈見達磨則見諸法：早期佛教“法”之意義考察〉，p.80：「所有以集起爲本性（nature or characteristic quality）的東西，它的本性是寂滅。」
註 15：水野弘元（釋惠敏譯）《佛教教理研究》，p.135：「凡是依於原因或條件而生起的一切法，若除去其原因或條件，即會因此而消滅。」
註 16：馬哈希禪師講述《轉法輪經講記》，p.313：「凡是生起的，必然會滅去。」
註 17：帕奧禪師講述《轉正法輪》，p.93：「一切有生起本質之法必定有滅。」
註 18：馬哈希禪師講述《轉法輪經講記》，p.318；帕奧禪師講述《轉正法輪》，p.93。
註 19：覺音論師《清淨道論》（底本），p.640。
註 20：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60：「……或但說『一切從因生法（集法），是滅法』；或約集滅二方面詳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等）。而詳說的，有『五支說』、『九支說』、『十支說』、『十二支說』等。」
註 2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4 往生品〉（大正 8，227c3-16）：「佛告舍利弗：……是人行空、無相、無作解脫門得五根，得五根故得無間三昧，得無間三昧故得解脫智，得解脫智故知所有集法皆是滅法，作辟支佛。是爲菩薩摩訶薩法眼淨。」
註 22：印順法師《成佛之道》，p.219-223。
註 23：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07-p.308。
註 24：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71。
註 25：水野弘元（許洋主譯）《佛教文獻研究》，p.49。
註 26：水野弘元（許洋主譯）《佛教文獻研究》，p.310。
註 27：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p.481：「緣起的苦、集是流轉律，是集成的，是因緣生的；緣起的滅，是還滅律，是消散的；道是扭轉這流轉，而向還滅的方法。」
註 28：《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 2（大正 23，1027c6-7）；Vinaya I 39，Sp V 975。
註 29：《大智度論》卷 18（大正 25，192b）。
註 30：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p.481-p.482：「滅有二義：一、苦、集是因緣生的，緣所生的法，本性就是寂滅的。在緣起法上，直指空性，這是本性寂滅。也是指出他的本性，與苦、集的可滅性。二、以正觀觀察緣起的苦、集是畢竟空無自性，這是道；依道的行踐，行到盡頭，入於涅槃城，就得安隱，也就是寂滅的實證。這大道，主要是緣起觀。」
註 31：範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p.367；第十一章，p.861。
註 32：舉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一章，p.762，在討論淨土根本經典的作者時，印順法師即採用否定古代一致的傳說，據理據教，全新辨明。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述要

釋厚觀（福嚴佛學院院長）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這一本特別重要。有的人主張大乘非佛說，導師寫了這本書有一千多頁，就是在解答這個問題。

一、「初期大乘佛教」探討的主題

「初期大乘佛教」探討的主題有三個：（一）大乘佛法的淵源。這在探討大乘佛法的來源。（二）大乘初期的開展情形。有來源，再看它是如何推動與開展？（三）大乘是否爲佛說？

二、研究初期大乘應重視「漢譯聖典」

要解決上述三個問題，採取的方法和文獻，主要要參考什麼呢？導師認爲研究初期大乘應該要重視漢譯的經典。

現在的佛典，大體上可以分成幾類：第一類是南傳的巴利三藏。不過，它所描述的內容都是聲聞的經律論，比如現在南傳的錫蘭、泰國，他們沒有《金剛經》等大乘經典。如果沒有大乘經典，那你怎麼從巴利三藏去瞭解大乘佛教？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類是梵文大乘經。雖然有些保存下來，但是殘闕不全。

第三類是藏文佛典。這雖然也不少，但是收錄的都是比較晚期的作品，特別是秘密大乘。屬於「大乘佛教」的聖典，在西元七世紀以後，才開始陸續翻譯出來，距離佛滅度已經一千多年了，那你怎麼能從這些藏譯的經典來瞭解初期大乘？它已經是 最後期了，不足以代表初期大乘的實態。

第四類是漢譯大乘經典。其實，我們的漢譯大乘經典是最能代表初期大乘，它的珍貴性，可從三點來說明：第 1、主要是翻成漢文佛典的時代很早，大約在西元二、三世紀就翻譯出來了，那時距離初期大乘剛興起不久，所以傳述的資料較早、較接近實際的情形。第 2、西元

二、三世紀間，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引用了非常多的大乘經。龍樹菩薩大約是西元 150 年到 250 年之間的人物，當時有很多初期大乘經在流傳，而被龍樹菩薩引用到。那麼，我們從他的著作裡面，可以斷定哪些是在龍樹菩薩之前就有的大乘經典。所以，這兩部論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文獻。第 3、漢譯所傳的，即使是聲聞的經與律，因爲包含許多不同部派的資料，正好方便我們做比對研究。而且從部派的經律，也透露出許多大乘佛法的端倪。我們得天獨厚，可以看這麼多的漢譯經典，眞的很幸運！當然也要感謝古德辛苦翻譯，有的還遠到印度，不惜犧牲性命去取經。還有很多是來自印度的大師，他們辛苦傳譯到漢地來。

三、從「佛法」而發展到「大乘佛法」的主要的動力

從「佛法」而發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動力，是「佛涅槃以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

這分成兩部分，一是在事相上，一是在意識上。

（一）在事相上：對佛遺體舍利的崇敬，還有對佛遺物、佛遺跡的崇敬。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到印度朝聖，這是對佛的永恆懷念。

（二）在意識上：大家崇仰釋尊，有的人覺得釋尊很偉大，但只是把他當作膜拜的對象而已。有的佛弟子感到釋尊這麼偉大，有爲者亦若是！如果我也好好修行，是不是也能夠跟釋尊一樣？那麼，釋尊是怎麼成佛的？因爲他過去有修菩薩行。所以，有的佛子們重視這些本生展現出來的菩薩行，在意識上，他學佛的菩薩行。

這樣，一兩個人還沒有形成氣候，但是當很多人都在學菩薩行的時候，菩薩思想——大乘思想就因此而興盛起來。

四、大乘從多方面傳出，而向共同的目標開展

很多學者想要釐清初期大乘的起源，如日本的平川彰教授，他認爲有一些初期大乘經的內容都是講「善男子、善女人」，並不是講「比丘、比丘尼」，所

以他推斷大乘佛法可能是非僧非俗的第三類集團傳出。

不過，導師找了更多的經論證據來反駁這個說法，導師說：「平川彰教授這樣的想法，可能在現在的日本佛教很受歡迎，但是那跟印度的實情是不一樣的！」導師很客氣地說他不懂日文，但是他去日本開會的時候，買回來很多日文書，看一看以後還能反駁日本學者，說他講錯了。大家如有機會到福嚴精舍，可以參觀導師紀念室，導師有些日文書陳設在那邊。導師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就注意到不能單從某一部分來論佛教的起源，例如有一部分可能是從某部派的集體共識產生，如大衆部，它早就有菩薩的傾向了。

此外，初期大乘，同樣是修學大乘，但又有根性的不同，有信增上的信行人，還有智慧增上與悲願增上的人。有人說初期大乘思想只是從其中一類的人傳出，但是實際說來，如果沒有其他多方面的話，那是不能夠造成整個大乘的勃興的。導師認爲，雖然信增上、智增上、悲增上在風格上各有不同，但大家同樣都對佛有一股永恆的懷念之情。

那在信增上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是什麼呢？信增上的人，信有十方佛及淨土，因此而有「懺罪法門」、「往生淨土法門」，如此就有初期大乘的淨土經、淨土法門的弘揚。

智增上的人，也對佛永恆懷念，立志修菩薩行，求成佛的等正覺。不過，他不只是觀衆生空，還觀一切法空；不是像聲聞那樣厭離世間而欣涅槃，出發於無常（苦），經無我而入涅槃寂靜。菩薩是重於直入無生、寂靜的，因這樣的發展而有大乘的般若法門（像《般若經》）、文殊法門等，奠定了大乘即世間而出世間，出世間而不離世間的根本原理。

所以，大乘經有淨土經典，也有般若經典。信增上的人朝向大乘了，智增上的人也朝向了大乘。

另外，還有悲增上的人，他們更瞭解到釋尊是行菩薩道而成佛的。有的佛是在淨土，而釋尊生到我們這個穢土世間，有人就產生不同的看法。曾經有佛弟子請問釋尊，他說：「釋尊！有的佛是生在淨土，爲什麼您老人家生在穢土呢？」又有人起疑：有的佛是無量壽，爲何釋尊才活八十歲？那釋尊是不是比別的佛差了一截？有一些弟子或許會有這樣的想法。但是在其他的經論裡面，它反而是這麼說：釋尊大悲增上，所以他來娑婆世界，在這種難調難化的苦難人間度化衆生。導師說：釋尊菩薩時代的大行，願在穢土成佛，利濟多苦的衆生，悲心深重，受到淨土佛菩薩的無邊讚歎！跟

有些佛弟子認爲「釋迦佛的壽命那麼短，釋迦佛的佛土世界那麼污穢」，這是完全不同的啊！重悲的行人，也在大乘佛教出現，所以有的人不希望往生淨土，他是願生人間的；願生在穢土及無三寶處；念念為眾生發心的；無量劫在生死中，體悟無生而不急著入涅槃。

所以，整個大乘是這樣從多方面傳出。

五、初期大乘經的集出

對於初期大乘經，古人認爲是在釋尊住世的45年期間說完的，而且最早是說《華嚴》，然後是《阿含》，然後再說《方等經》，之後再說《般若》，最後是說《法華》、《涅槃》。有的祖師還說有幾年是說《般若》，幾年說《法華》，幾年說《涅槃》。

但是這樣的講法可能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如果佛在說《阿含》的時候，你的年紀已經很大了，等到佛說《般若》、《法華》的時候，可能你已經往生了，那你不是聽不到了嗎？或有的人認爲佛說法是從淺到深的，說到《法華》、《涅槃》是最高深的了。可是有的人當佛在說《阿含》或說其他法門的時候，他還只是個小孩子，有的甚至還沒有出生，等到他稍微長大想聽法時，佛已經在說《法華》、《涅槃》了。問題是他想聽法時，佛正好是在說圓教，他並沒有前面的基礎，那一下子聽圓教的經典，請問能聽得懂嗎？佛陀應該是能契理契機說法的，難道不同的人來聽法，佛在這個時候只能說《法華》、《涅槃》而不說其他的法嗎？

還有，如果說初期大乘經典在佛世時都有了，爲什麼現在南傳不相信、不承認大乘經典？

所以，如果依照古人的見解，這會有很多的問題。導師就提到，古德認爲這些經典都是佛一代時教，這種見解，是不能為近代學者所接受的。導師依佛法的理解而認爲：大乘經師的傳出經典，

即使是編集，也決不以為是創作的、偽造的。這大乘經的傳出，其實是佛弟子們對佛陀的讚揚，不論是信增上或者智增上、悲增上，他覺得有體悟到佛陀的精神，體悟到法性，在不斷傳述中，日見具體而集錄出來。在集錄者的心目中，這是佛所說過的，只不過是佛弟子體悟之後，再把它記錄出來而已。正如神教的先知們，自覺得受了神的啟示、感動，而將自己所說的，認為神所說的一樣。大乘經的集出，沒有留下集出者的名字，也沒有說到集出的時間和地區，大乘經典就有這種特性。

六、初期大乘經之傳出與發展

前面提到，原始佛教聖典的結集是經過有人誦出，然後大會審定，最後是編集次第，並賴專業傳誦而保存。那麼初期大乘經呢？導師說初期大乘經跟原始佛教聖典集出的方式不一樣。可以這樣說，初期大乘經，沒有同時多數人的共同審定，卻經過了先後無數人的探究與發展。意思是說，比如般若法門或者是淨土法門等，有人有了這種體會，也有很多人在修學，後面的人覺得不錯，那就繼續發揚光大，承先啟後而發展開來。假如這個法門傳不下去，那早就消失了；之所以會造成一直延續下來，代表說前後有很多人不斷地修學，不斷地探究與發展。

初期大乘經，決不是離開傳統的部派佛教，由不僧不俗的第三集團所闡揚出來。這是導師在評破平川彰教授的見解。那麼，導師認爲是從哪裡傳出來？起初是從部派佛教中，傾向於佛德、菩薩行的少數比丘，其實是從部派當中，由嚮往佛功德而立志修菩薩行的出家人傳出，有的重信，有的重智，有的重悲，由多方面傳出，漸漸的廣大起來。

七、大乘是佛說

再來，是解決「大乘是佛說」的問題。要討論大乘是不是佛說，應該要瞭解佛教經典的特性。

釋尊說法的時候，當時沒有記錄。那是留存在弟子內心的，弟子聽了佛的開

示以後，好好去實踐、體悟，然後再說出來。後面的弟子們再聽、再瞭解，然後再說出來。可是，「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比如我這樣講一堂課，請大家作筆記，每個人寫的內容都不一樣，爲什麼？因爲我所瞭解的跟你們所瞭解的，可能不一樣，有的打折扣，有的反而更深入。再者，有的是你懂的，但是不容易表達出來。不容易表達出來，不代表那不是眞理，有時候只是不容易表達出來而已。你能表達出來的，弟子再聽聞、理解，再繼續傳下去。所以，要瞭解佛典是不是佛說，我們要瞭解這經典的特性。

領受佛說，憶持在心，依法修行，而再以語言表示出來，展轉傳誦，這是透過弟子們內心的理解，所以多少會有些出入。而原始佛教聖典的結集，只是少數長老的結集，經當時少數人的審定而成立，這是通過當時結集者的共同意解而認可的。如果沒有得到大衆的認可，比如阿難尊者曾聽佛說小小戒可捨，這些長老就問：「哪些是小小戒？」阿難尊者當時並沒有請問佛，所以長老們說：「你沒有問，不算！」就把佛說的這些給否決掉了。

所以，對於種種的教說，到底是不是佛說，其實是以三個標準來取捨：與經相應，不越毘尼，不違法性。這是經過審定的，包括佛弟子所說，甚至是佛滅後的弟子所說也納進來。這些納入經典的，是經過大家的審定共識，所以「佛說」，不能解說爲佛親口所說才叫佛說；那根源於「佛說」的，其實代表了當時佛弟子的共意，都是佛說。當然，還要跟佛法的意趣相應，也就是要跟「佛語具三相」相應才行。已經結集的，並不等於「佛說」的一切，隨時隨地，還有新的教說傳出，彼此所傳及取捨不同，促成了部派的不斷分化。

既然有這麼多不同的說法，而且同樣是大乘經典，有的經說「這部經是經中之王」，另一部經也說「此經才是經中之王」，王見王，到底哪一個是王？其實都是適應衆生根性而有不同的開示。但是，經那麼多，有些內容不太一致，甚至有些從字面上看來還有矛盾的說法，那要怎麼來抉擇呢？這裡提出了四悉檀，悉檀是宗旨、意趣的意思。

這四種悉檀：有「吉祥悅意」的「世間悉檀」，主要是引起衆生對佛法的好樂，順著衆生不同的意願，爲他說不同的法，引起他的樂欲爲宗。

「破斥猶豫」是「對治悉檀」，比如說有的衆生貪欲太重，那就爲他說不淨觀；衆生的瞋恨心太強，那就爲他說慈悲觀。針對他的病，給他恰當的藥。

第三個是「滿足希求」的「各各為人

生善悉檀」，這是爲了增長衆生的善根。

最後是「顯揚真義」的「第一義悉檀」，這才是闡揚勝義諦。

所以，經典有這麼多的不同，其實是有這些不同的適應，有的是誘導他來向佛，有的是針對他的毛病來對治，有的是啓發衆生的善根，有的是闡揚第一義。所以我們應該要這樣瞭解，以不同的宗趣來瞭解經典。

另外，有的經典提到「五力」，以何語說法，以何隨宜說法，以何方便說法，以何法門說法，以何大悲說法。這五力與四悉檀，都可以當作我們的參考。佛典的重點不同，那並不是互相矛盾，我們要掌握它的意趣。如能正確的理解「四悉檀」，善知如來「五力」，就能正確理解一切「佛說」。了義或不了義，如實說或方便說，爲了適應世俗或爲了顯揚真義，能正確的理會，那麼無邊的「佛說」，適應一切而彰顯正法。

所以，大乘經是不是佛說？以導師來看，當然是佛說！

八、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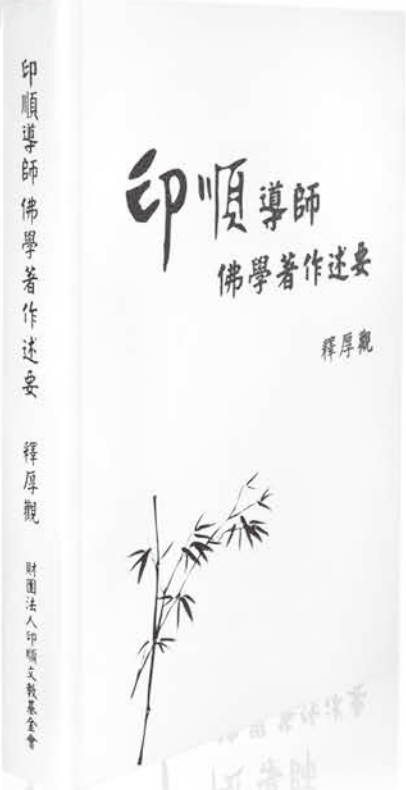
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這本書，對於般若法門，還有淨土與念佛法門、文殊法門、華嚴法門、《寶積經》、《法華經》等，都有很精彩的描述，值得精讀！

有的人認爲導師只重學問，不講修行。有一天我就請教導師：「有人這樣說您老人家，請問您老人家有沒有什麼表示？」導師說：「他們不看我的書啊！我的書都不看，或者有看沒有懂，當然誤解了！」我再請教導師：「在您的心目中，有哪幾本是特別談修行的？」導師說了兩本，一本是《成佛之道》，第二本就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在本書中，不論你是要修般若，或者是修淨土，或是修《華嚴》、《寶積》種種，這本書都有非常精闢的解說。

(節錄自厚觀法師，《印順導師佛學著作述要》，新竹：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2012/01，p.224 ~ p.235)

印順導師
佛學著作述要

■釋厚觀



本書為福嚴佛學院院長厚觀法師於2009年7月應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邀請，於紐澤西州同淨蘭若舉辦的「佛法度假」中講述〈印順導師佛學著作述要〉的完整內容。

全書共分為《妙雲集》、《華雨集》、《永光集》、單部專書類、編纂類及其他等六類，簡介印順導師著作的重點或重要觀念。書後並附有講義，提供讀者互相參照。

印順導師說：**「聽聞佛法有三個程序，第一是得要，第二是深入，第三是旁通。」**由於導師著作共四十幾本，約七百萬字，內容博大精深，要將印順導師佛學著作做詳盡的解說不太容易，每一本只能挑幾個重點簡要介紹，因此這次的講解只算是第一個階段的「得要」，希望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詳讀導師原著，進一步「深入、旁通」。

出版品流通處

印順文教基金會
30268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8巷7號
電話：886-3-5551830　　傳真：886-3-5537841

慧日講堂
10489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36號
電話：886-2-27711417　　傳真：886-2-27713475

福嚴精舍
30065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3號
電話：886-3-5201240　　傳真：886-3-5205041

劃撥帳號：19147201
戶名：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長老耆德心中的印順導師

妙雲蘭若 提供

人生，只是因緣——前後延續，
自他關涉中的個性生活的表現，因緣決定了一切。
印順導師如此看待因緣，他的話語以及身影隨著不同因緣，留給後學不同的體悟以及實踐。

宏印法師：

（印順導師：）你要多多用功喔，多多深入喔。只有看《妙雲集》也不夠喔，要多看一點。

覺得導師那種慈祥、那種平易近人，以及對我們這素不認識的，也談不上什麼關係的一個晚輩，一個後生，那種慈悲的攝受，那種鼓勵，那種關懷，給我深深的感動。

傳道法師：

印象深刻與感動的，就是他的身教勝過言教。拜見他的時候，他身體都不好，但是說到佛法，他心想：自己能活多久不知道，所以只要有人要請教，要學，可以說是無保留地跟我們說。他說：學佛修行不要怕辛苦，不要怕人少，重質不重量，所以我學到他的精神。

他病懨懨，但是他爲維護佛法，爲衆生的悲願跟法喜充滿，讓我找到最好的典範！所以我幾十年來以法喜願力來做，無怨無悔！

厚觀法師：

有一次導師說：你稍等一下，我有個東西送給你。結果導師拿出來的，就是

他整理多年的《大智度論》的筆記。

導師的思想，其實是又深又寬廣，而人也客氣。我就曾經請教過導師：《大智度論》到底有什麼好處，讓導師這麼樣的用心？他說：龍樹菩薩算是在初期大乘第一位的大論師，他當時的時代有華嚴、般若、文殊、法華法門等等，思想這麼龐雜，需要利益眾生，需要弘揚正法，有需要做一個完整的整理。所以導師能在這種教理也好、教史也好，做一個澄清，對於掌握佛陀精神又適應時代的發展，有一個很好的掌握。導師給我們《智論》筆記以後，我就非常非常高興。

昭慧法師：

在印順導師學術思想的訓練下，提到如何在因緣複雜與我們的因緣也很有局限的世間，能夠具體的實踐佛法的智慧。

從緣起性空這個脈絡，他作人間佛教願景的勾勒，用充滿極大的宗教熱情在寫文殊或者善財的時候，我覺得他整個人化身到那個地方了。所以他畢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這兩大原則。

所以我常說：有人說奧義書是他生前的安慰，也是他死後的安慰。我曾經也在寫論文的時候提到說：導師的著作是我生前的安慰，也是我死後的安慰。

慧理法師：

我那個時候什麼都不懂，但是每次聽楊老師介紹佛法概論裡的思想，我就會非常的歡喜。

第一次在寶覺寺佛學院見面，在當下我感覺到這位法師跟一般的法師好像不太同，感覺他有一種氣質，好像高風亮節，這是我在讀他的書以後，看到這個人，我就更印證了我想要拜的師父，就是這一位。

楊老師跟我講：你想得太天真了，這位法師不收女眾徒弟喔。那我心想：我還是要鼓起勇氣來試試看。結果那一天，導師點頭了。

我在上山的路上跟同學說，導師會不

會給我一個名字叫「慧理」？導師從他的海青衣袖拿一個單子說：這個名字給你。結果是不謀而合。

常光法師：

我雖然不是他的弟子，但是我住下來當中，我很感動就是，導師從來就是沒有分別我。

有一次我就很自告奮勇的跟導師老人家請示：導師，我可以叫慧光嗎？導師就很慈悲的回應我：常光！我並沒有分別你跟慧理法師。

導師甚至於還跟我開示：其實我們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我就想：導師老人家有這樣無私的偉大胸襟，那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講？

慧潤法師：

大家都稱呼他導師，所以我說，師父一定能引導我好好學佛。

跟他在一起，不是生活上的那種活潑型態，而是那種很純正的、很莊嚴的，隨時隨地都是智慧的一種啓發。有一次，看著他對外面凝視。我很好奇問師父：師父你在看什麼？他說：我在想世間的無常。

他有時候也會跟我們說：你看看！這些花花草草，這些鳥在天上飛，很自由、很自在，我們也要學習像這樣子，自由自在的生活。

明聖法師：

第一次要來見導師的因緣就是在報恩小築，在報恩小築的時候，有一天下雨，一個大石頭滾下來，撞破他的牆壁，我們送東西上去他還不知道。他很靜，好像入定一樣，一直寫作，都不知道「碰」的一聲。

他生活很有規律，看書、寫作都很早。點香、拜佛，書桌有佛像。導師也不會特別跟你講什麼話。他做他的事，我們做我們的事。

他什麼事情都很簡單，沒有什麼特別要你做的。印順導師就希望我們出家人做一個好好的出家人，要像樣，不要做怪，不要特別跟人家不一樣，好好修行最要緊！

德涵法師：

現在導師圓寂了，雖然沒有面對面的那種臉孔，但是有一個生命力，有一個聲音，一直在你的生命裡面，一直在召喚你：你不用擔心，佛法就是這樣走下去的。

我覺得那個呼喚的力量，就是一直在召喚著你，那就是一個典範啊！眞的就是一個典範的力量。

印順導師思想
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宗　　旨：
闡揚印順導師思想，推展人間佛教，導引正見，啓發正信，進而「淨化身心、利濟人群」，向於佛道，護持正法。

實施內容：
於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分區舉辦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主辦單位：
福嚴佛學院、慧日講堂、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逢甲大學教職員工佛學社、高雄市正信佛青會。

協辦單位：
印順文教基金會、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台中市嗣雍齋國學研究社。

講　　師：
厚觀法師（福嚴佛學院院長）、開仁法師、圓波法師、貫藏法師（福嚴佛學院三位教師）。

地點時間：
高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2012 年 6 月 17 日（週日）
台北市慧日講堂：2012 年 6 月 23 日（週六）
台中市逢甲大學人言大樓第六國際會議廳：2012 年 6 月 24 日（週日）

進行方式：
每一主題專題演講各 60 分鐘暨討論 20 分鐘。

講　　義：
會場發送，人手一份。

講題議程：

高雄、台北	台中	講　題	主持人，主講人
08:00~08:30	08:30~09:00	報到	
08:30~08:40	09:00~09:10	開幕式	高雄：宏印法師 台北：厚賢法師 台中：鄭保村教授
08:40~10:00	09:10~10:30	場 1：印順導師對《阿含經》教義學上的詮釋	開仁法師
10:00~10:10	10:30~10:50	茶點時間	
10:10~11:30	10:50~12:10	場 2：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闡發	厚觀法師
11:30~13:30	12:10~13:30	午齋	
13:30~15:00		場 3：印順導師對「初期大乘佛教」的探究	圓波法師
15:00~15:20		茶點時間	
15:20~16:50		場 4：印順導師人間佛教人菩薩行之特色與饒益	貫藏法師
16:50~17:30		綜合討論	四位主講人
		閉幕	厚觀法師

※ 議程若有異動，請以福嚴佛學院網站公告為準：http://www.fuyan.org.tw/

■ 台北慧日講堂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36 號
電話：02-27711417
傳真：02-27713475
E-mail：syoung.judy@msa.hinet.net

■ 台中逢甲大學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電話：04-24517250 轉 4061
傳真：04-24518737
E-mail：btjeng@fcu.edu.tw

■ 高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58 號九樓
電話：07-2247705
傳真：07-2232315
E-mail：chba7705@gmail.com

那些年，我們一起景仰的高僧——印順導師

釋真傳（壹同女衆佛學院研究所）

記得初來學院，就適逢印順導師百歲嵩壽，身爲協辦的我們，忙的不可開交；而我一介小毛頭還搞不清楚「印順導師」究竟是何許人也。

猶記得嵩壽前，導師來到大悲院爲學子開示，學長們興高采烈的神情，讓我覺得：「一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還記得導師濃厚的口音，讓我們一群人開開心心的用茫然的表情看著他老人家，想必他是知道的，最後笑笑的用力說了三個字——「聞、思、修」。這三個字深深的烙在我的腦海裡，久久不退。

記得那時候課業壓力還不太重，我們班幾個同學最大的樂趣，就是桌上放一本導師的書，閒暇就拿起來翻，這些書當然不是黑皮書，也不是解釋經論的專書，大抵就是《學佛三要》、《我之宗教觀》、《佛法是救世之光》等等，最深的大概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吧！平常一群人圍著討論導師書裡說了什麼、自己體會了什麼，那段日子是在學院生涯中，最感法友互相討論的法喜之時。

▲壹同女眾佛學院院長如琳法師與印順導師合影。

但是初來乍到，讓我偷偷抱著棉被哭的也是導師的《成佛之道》。艱澀的文字，加上自己微薄的佛學基礎，再加上已經是〈三乘不共法〉，還有對新生活的害怕，讓我更難面對自己的困窘。

那時候每天一次背個幾十頁的

（壹同女眾佛學院 提供）

《成佛之道》，現在想起來還深感佩服。不過，越讀越得箇中滋味，導師的用詞遣字，平實而深藏著爲法的熱誠，不知不覺就感染了那一份心情而歡喜莫名。

隨著嵩壽的日子逼近，也讓我見識到學長們的本領，佈置、美工、佳餚、雕工樣樣都來，記得導師嵩壽的那天，整個山頭熱鬧非凡，大家一聽到導師要下來，像是一群追星族似的，從福嚴的山門口排到推廣班，我們學院門前更是擠滿了人，導師坐著輪椅被護送下來，一群人湧上去要跟導師握手的盛況，現在還歷歷在目！

轉眼間，過了一年，在我讀大乘三系讀的正痛苦的時候，聽到導師圓寂的消息……，前一年嵩壽，怎麼轉個年就悄悄走了。

導師靜靜躺在透明的棺木裡接受瞻仰，彷彿睡去了一樣，一改平常往生的彌陀聖號，隨順導師本願的稱唱本師，本師的聖號迴盪在那小小的空間裡。

還記得那時候，我們的院歌剛出爐，一群人偷偷的趁沒人的時候，跑到導師的靈前去唱院歌給他老人家聽……。還有法師們齊音同唱的《無常經》，深深的感受到導師最後的教化，多麼不一樣的離去。

茶毘那天，我們捧花送導師一程，前面有福嚴法師捧著牌位、提著燈籠，還有圓光的法師拿著幡，深受導師法乳深恩的我們，僅能做這最後的供養。還記得推入火葬的大爐時，那裊裊生起的白煙，還有厚觀法師悲愴的背影，清楚的讓我知道：導師眞的走了。

一年又一年的過去，現在學院裡見過導師的人越來越稀少了，可是仰慕他的學風而來此修學的人依然很多。隨著年級的增長，導師的書也越讀越深，現在已經讀到以前看到就倒退三步的黑皮書，書中爲法爲教的悲憫情懷，依舊震撼著我。

導師「學尙自由，從不強人以從己」的作風，讓學生可以放心的有跟他老人家不一樣的想法；「冰天雪地裡撒種的癡漢」精神，讓自己不斷的在深奧的佛法義理中，盡心盡力的努力修學，不懼成果的晚熟。

那些年，我們一起景仰的印順導師，依然活生生的在修學的道上，指引著前進的方向！

妙雲掩關，以法悅心

妙雲蘭若 提供

順著嘉義圳頭里山坡地形，迂迴進入一條曲折狹小的巷道，順著巷道而下，「妙雲蘭若」灰色低調的座落在溪水環繞的山邊。

拾級而上走向「妙雲蘭若」，大門正面石柱迎面而見弘一大師的對句：「無上勝妙地，離垢清涼園。」自揭示了這儉樸素雅，卻意義不凡的清靜之地。這裡是一代高僧印順導師曾經閉關的歷史現場。

從民國五十二年，印順導師尋求覓地靜修之願，到民國五十三年春，「願力」化成了今日具體可見的「妙雲蘭若」。

民國五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印順導師帶著這樣的心情進入妙雲蘭若關房：一個戰亂流動的時代，一個不重研究的（中國）佛教，一個多病的身體，研究是時斷時續，而近於停頓。弘法、出國、建寺、應酬，做些自己不會做、不願做的事！民國五十三年初夏，決心丟下一切，重溫昔願。

閉關潛心修學，是導師個人生命史上堅定地以著述留下追尋兩千五百年前佛陀本懷領悟的起始點，也代表「人間佛教」理念得以在台灣開展的關鍵點。

印順導師關上了關房的門，在妙雲蘭若掩關，開始專修的日子。入關當日寫下了「掩關遙寄」的詩詞！

時空環境給了印順導師如此的感懷：我逐漸的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不可思議的因緣，啟發了我，我在內修與外弘的矛盾中警覺過來，也就從孤獨感中超脫出來。所以說：「古今事本同，何用心於悒！」

日日夜夜在關房裡，印順導師潛心於自修與寫作。圓形的窗櫺爲示現法理而開闔，關房質樸的陳設漾著寧靜而單純的心性。穿窗而過的光線，無聲的映照著一顆追求法理的心。靜修的小佛堂，昔日研讀的經藏與手稿，寢室內簡單的臥鋪，有著印順導師拂過的痕跡。妙雲蘭若坐落在幽僻的嘉義山間，印順導師在這裡，生活如幽谷般沈靜，而思想卻如山峰般高昂。

印順導師在「妙雲蘭若」閉關期間，著手整理對後代學佛者有著極大助益以及影響的二十四冊《妙雲集》，並完成了《中國禪宗史》、《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等，從此「妙雲蘭若」成爲中國佛教發展史上關鍵的歷史現場。關房的存在，具體呈現了可供後世景仰的人格典範。

妙雲蘭若住持——慧理法師：老人家的生活非常平淡，治學的精神嚴謹，他生活很規矩，他住的這個房間雖然不大，我們一直保持了這麼久，就是讓我們後代來看看他的關房，他用過的東西，緬懷昔日賢者的風範，會啓發我們的道心，會啓發我們的智慧，會啓發我們向上一直勇猛精進的道力。

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關房正式對外開放。從閉關原貌陳設當中，我們可以遙想當年導師掩關自修的規律。每日的經行、靜坐、研讀經典和寫作，伴隨導師的是關房內儼如一座佛法寶山的經籍。

緊連左側書櫃的是導師的禪床，隔著當年特別設計的紗門，隱約到簡單的臥舖，簡樸的生活空間，讓人思憶導師的清修歲月。關房原貌的維持，讓時間彷彿凝固在印順導師曾經生活的那段光陰之中。

「妙雲蘭若」簡陋刻苦的修行環境，在慧理、常光法師爲弟子創造永續經營環境的概念之下進行擴建。歷經十年，新大殿於 2011 年落成。新大殿順應地形，以半圓形的構造，搭配大殿周邊長型帶狀空間，以垂直發展縮短空間連結動線，並特別將爲導師生前設置的居住空間，改建爲「平凡的一生——印順導師紀念館」。以再制的方法，重現原關房的文物以及精神於新建築，運用影音展演形式，使後人能夠藉著身處這一歷史現場，體會印順導師以法悅心，爲中國佛教史開創出延綿光度的生命歷程。

印順導師「乘願再來」的心意延續著道場實踐「不忍聖教衰、不忍衆生苦」的精神，化爲具體的社會關懷。

新大殿與舊關房並存的「妙雲蘭若」，在無限複雜的因緣推移中，以其樸實之姿，建構了台灣佛教界珍貴的一章。

延伸閱讀

[1]妙雲蘭若，〈妙法永流法燈照人間——妙雲蘭若關房之緣起〉，《印順導師永懷集》，新竹：福嚴精舍，2006/05，p.332~p.337。

[2]〈妙雲蘭若新建大殿暨印順導師紀念館落成啓用典禮〉，《福嚴會訊》第33期，2011/01，新竹：福嚴佛學院，p.42~p.45。

[3]厚觀法師，《印順導師佛學著作述要》，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12/01，p.168~p.171。

[4]釋慧璉，〈掩關遙寄譯注〉，《福嚴會訊》第8期，新竹：福嚴佛學院，2005/10，p.67~p.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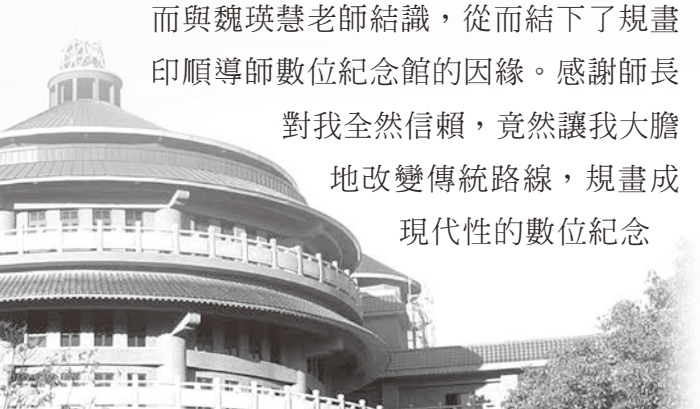
妙雲蘭若
印順導師紀念館導覽

釋德涵（妙雲蘭若印順導師紀念館館長）

爲了保留關房與關房內的設施、文物，妙雲蘭若不捨得舊址拆建，於是辛苦購買了鄰地而新建大殿。同年，妙雲蘭若舉行了新建大殿動土典禮。

我與古物研究所的蔡斐文老師，前後用了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導師文物與書稿的登錄檢視，每一張紙、每一本書、每一棵樹、每一片屋瓦，小到一片紙條，大到一棟建物，只要是與妙雲蘭若關房相關之事，我都親力親爲！

九十七年，我考上了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在學校接觸新的知識領域。博二那年，新建築將要規畫出一間「導師紀念館」，當時的設計理念，是要走傳統路線，作些文物擺設。我無意間在高雄文化中心，參觀黃友隸紀念展場，而與魏瑛慧老師結識，從而結下了規畫印順導師數位紀念館的因緣。感謝師長對我全然信賴，竟然讓我大膽地改變傳統路線，規畫成現代性的數位紀念館。



從舊關房到數位館所呈現的風格，就如同小故宮的風貌一樣！前者展現印順導師德學涵養的內化過程，後者則呈顯出印順導師思想的多元性。妙雲蘭若對待導師文物，是基於對長輩的孝敬心，對文物的歷史感，並以教育爲展出理念。當我們走進關房時，可以感受到「是文物在看你，不是你在看文物」！

雖然歷經十年風波，但文物的生命一直都在這裡，假使帶走了它，將會重創它鮮活的生命意義！妙雲蘭若對導師文物，並非抱持「所有權」的法律觀念，而只是尊重這些文物所透出的歷史意義與生命典範！

在新建築的五樓，數位館以影像爲主，有珍貴的老照片，用不規則的排列方式，闡述著導師一生多變的因緣。這裡還有《遊心法海六十年》爲主題的手稿。導師手稿的文字，是如此地整齊排列，透顯出嚴謹的治學態度。

我們做了七支影像，其中二支影像是「冰雪大地灑種的行者」及「一生難忘是因緣」的採訪片，這是以導師弟子及弘揚導師思想的法師們爲主題，依每位法師的風格、特色，來設計不同的訪談主題，以此帶領觀衆瞭解人間佛教承前啓後的意涵。

而「妙雲蘭若」的紀錄片，則以蘭若人物與建築，作歷史的回顧與現況的介紹，期許蘭若秉持著人間佛教的理念，建構清淨莊嚴的人間道場。

一支追思影片，專門紀錄妙雲蘭若法眷對導師的孝思緬懷。特別感謝大愛電視台，它提供了許多導師的歷史影像，讓我們可以順利完成剪接的工作。而「掩關遙寄」則是以電影的方式，帶領觀衆約略體會，印順導師掩關靜修的碩長身影。

數位館內複製著關房圓門，讓新興舊有所呼應！另外，數位館最重要的是主題板，以純白底色代表著生命潔淨的印順導師。爲了要讓大衆在短時間內認識導師，因此主題板依導師自傳《平凡的一生》的架構，來介紹這位高僧，同時也確立數位館的名稱爲「平凡的一生——印順導師紀念館」。

地下一樓展出以文字爲主的年表，以深灰籃的僧掛爲主色調。有別於傳統風格的是，除了年代與事件之外，多了一

個「省」字的欄位，用五個主題來凸顯，在時空交錯中，印順導師是如何深觀因緣以應對世間的。

數位館落成當日，大衆參觀完轉頭要離開時，回頭看著導師（追思片），有些人的眼裡泛著淚光！感受到他們在駐足數位館時，對一代大德的德學風範，業已有了深刻的體會。我也感染了這樣溫暖的緬懷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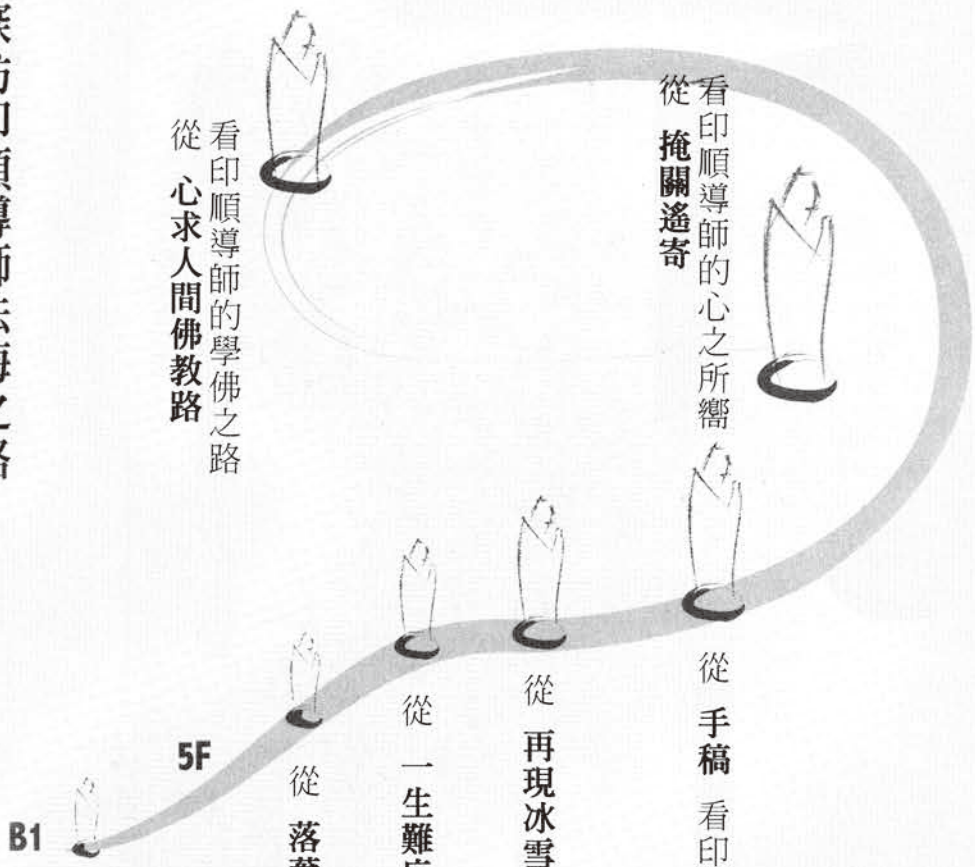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弘誓》雙月刊，第 114 期，p.34 ~ p.38)

延伸閱讀

[1]福嚴精舍，《印順導師永懷集》，新竹：福嚴精舍，2006/05，p.326~p.349。

[2]〈妙雲蘭若新建大殿暨印順導師紀念館落成啓用典禮〉，《福嚴會訊》第33期，2011/01，新竹：福嚴佛學院，p.42~p.45。

探訪印順導師法海之路



從 **年表** 看印順導師的生命影事

從 **落葉說** 看印順導師的生命體悟

從 **一生難忘是因緣** 看印順導師的生命因緣

從 **再現冰雪大地灑種行者** 看印順導師的先知先行

從 **手稿** 看印順導師的治學精神

從 **掩關遙寄** 看印順導師的心之所嚮

從 **心求人間佛教路** 看印順導師的學佛之路

一、從年表
看印順導師的生命影事

印順導師已是「平凡的一生」，過著平淡的生活，沒有可歌可泣的事蹟，也沒有多采多姿的生活。這平凡的一生卻讓中國佛教史有了亮度，讓法有新的希望！

二、從落葉說
看印順導師的生命體悟

八十九歲的印順導師回顧自身「如水面落葉，忽而前行，忽而停滯，忽而團團轉」，流到盡頭就會慢慢的沈下去，印順導師在「落葉說」裡透視一生歸諸於不可思議的因緣。

三、從一生難忘是因緣
看印順導師的生命因緣

無盡複雜的因緣推移，印順導師隨因緣而流但流變始終牽擊著一條佛法的線，從一生的角度看著因緣，因緣的錯綜複雜，造就的是非、得失、恩怨，從而歸於平淡。

四、從再現冰雪大地灑種行者
看印順導師的先知先行

印順導師畢生窮經皓首，寫了七百五十萬餘字的佛學著作，內心有著先知的寂寞，但依舊繼續在法海中探求本標，映照著無盡法喜。

五、從手稿
看印順導師的治學精神

印順導師說到郎鄉的寫作：「願意理解教理，對佛法思想起一點作用」，在單純的動機下，深入經藏，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治學方法展現出「爲佛教、爲衆生」的努力。

六、從掩關遙寄
看印順導師的心之所嚮

從外弘之路歸返寧靜，在「妙雲蘭若」重溫昔願，潛心自修與寫作，在「妙雲蘭若」沈潛的日子裡，印順導師逐漸的認識自己，也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環境，在內修與外弘的矛盾中警覺過來，也從孤獨感中超脫出來。

七、從心求人間佛教路
看印順導師的學佛之路

印順導師的一生終可歸結於「心求人間佛教路」的歷程，從對自體生命的疑問出發，探求佛陀出世的本懷，實踐人間佛教的精神，讓佛法回歸於眞理的原鄉。

（妙雲蘭若 提供）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之「標記」工作——國際標準 TEI 的應用

郭捷立（法鼓佛教學院碩士班佛學資訊組）

2011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印順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厚觀法師與法鼓佛教學院圖書資訊館館長——洪振洲教授相約在台北市忠孝東路上的法鼓推廣教育中心，討論《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以下簡稱「導師光碟」）的標記工作。隨行的還有福嚴佛學院電腦顧問陳裕文、法鼓佛教學院圖書資訊館數位典藏組專職人員柯春玉以及筆者。此討論在愉快氣氛中進行，會中決定將「導師光碟」的 TEI 標記工作以專案的方式交由法鼓佛教學院圖書館數位典藏組處理，並由洪教授擔任專案主持人，主導本計畫的進行。

隨後在 2011 年 9 月 12 日，洪振洲教授率領數位典藏組的成員柯春玉與資深工程師周邦信，前往新竹福嚴討論此次合作的細節，筆者也應邀隨行。此次討論，除了確認工作範圍，也確定此專案的工作成員——程式工程師由法鼓佛教學院的周邦信和李志賢擔任，文件的標記人員則是謝淑歆和周怡曄；在印順文教基金會方面，則是由厚觀法師和陳裕文協助內容諮詢的工作，如聞法師從旁協助。此專案預計耗時一年半，標記的範圍是印順導師所有的著作集（也把後來出版的《大乘廣五蘊論講記》納入）。此專案於簽約後的次月，也就是 2011 年 10 月開始進行。

本案的緣起要從當時的「電子書風潮」談起。隨著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的興起，導師思想的推廣也要因應時代潮流。在十幾年前，爲了推廣導師思想，印順文教基金會特別出資與葉健欣先生一同開發「導師光碟」，其使用平台是「開放式數位古籍平臺」（也就是一般俗稱的 Accelon）。經過十餘年的推廣，如今已成爲在台灣進行佛學研究和研究導師思想討論的學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且隨著兩岸的交流，導師著作光碟也在中國大陸廣爲流傳。對於這樣的成功，十餘年來，在背後不惜代價的支助資料庫的開發與更新，並使導師著作的電子版日趨完善的印順文教基金會絕對是功

不可沒。

然而，隨著數位時代軟硬體的快速發展，電腦的使用狀況也大爲改變。就作業系統而言，微軟（Windows）獨霸的情勢已不復存在，不僅市佔率被 Linux 和 IOS 大量瓜分，其龍頭的地位不久的將來還有被取代的可能。至於在閱讀界面上，除了電腦之外，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也是很好的選擇，其使用概念更簡便，可讓使用者輕易上手。最值得討論的就是傳播技術的部分，現今良好的網路傳播讓「雲端技術」更爲成熟，應用軟體和資料不再需要安裝或儲存在「本機」（personal device）上，只需要連上網路，就能運用。爲因應這樣的巨大改變，我們導師光碟的製作方式與所用的資訊技術，也進行了相關的檢討。

目前，「導師光碟」所使用的內部格式是由葉健欣居士所開發，其所自定的標準可算是十分嚴謹，因此能讓電腦系統正確無誤呈現導師的文章。另外，在功能的需求上，由於其標記層級到「頁」，所以在「引用複製」上能夠滿足學術研究的需求。只是這套軟體和資料庫僅能用在微軟的作業系統上使用。面對資訊界可能改朝換代的巨變，爲了永續經營「導師光碟」的製作，接下來的發展除了要考量不同的作業系統，也要考慮在電腦以外的行動裝置上使用。此外，亦要考量資訊的發展速度，資訊產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在數位內容的推廣上，要如何一勞永逸的處理呢？

種種的考量下，厚觀法師的想法是把「導師光碟」電子檔案的內部格式改成國際標準的「標記」——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以下簡稱 TEI）。

什麼是電子檔案的內部格式？什麼又是 TEI 呢？

一般人在使用電腦時所看的界面都是末端呈現，是經由電腦軟體解譯後的畫面，好比一般我們上網時所看到的文字、圖片和影片都是經由瀏覽器來解讀 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所產生的。HTML 是網頁的內部格式，供軟體讀取，裡面的標籤負責「告訴」瀏覽器要怎麼呈現內容。這裡的 HTML 並不是程式語言，可以視爲是一套讓人和機器溝通的「標準語言」，把人類對內容呈現的需求「格式化」後，供機器解讀。

內部格式除了能扮演人與機器的「溝通橋樑」之外，還能作爲資料管理和資料交換的標準。其中，最廣泛的使用就是圖書館界所使用的「都柏林碼」

（Dublin Core），除了能夠轉換成網頁的書目格式，還能讓圖書館員管理各類的書籍。館員不需要閱讀書本的內容就能夠知道“Title”這標籤所指的是書名，“Publisher”是出版社等。在使用同一標準下，圖書館與圖書館和書商之間，可以跨語言進行各種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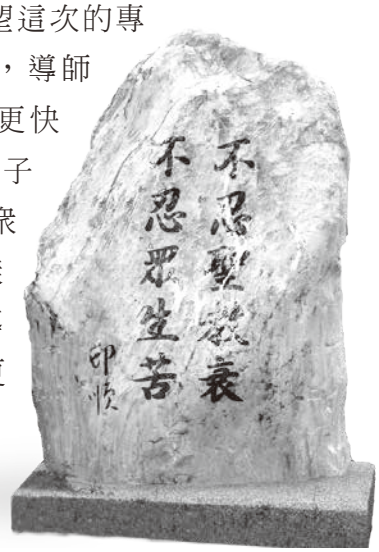
TEI 起源於 1987 年，是一套爲了電子資料研究而開發的標準。此標準由人文資訊學界是爲了人文領域、社會科學和語言學而共同開發的國際標準，並於 1995 年 6 月發行《TEI 指引》（Guidelines for Electronic Text Encoding and Interchange）以及《TEI 選錄》（TEI Lite）。其目標是爲了支援各種類型的檔案、不同語言、不同時代文獻的資料，做資料交換和檢索。在台灣，除了用在國科會推行的數位典藏國家級計劃，也是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經文和法鼓佛教學院數位專案的標記標準。

由此可見 TEI 應用層面之廣。更重要的是，由於 TEI 是國際通用的標準，所以許多的使用狀況和相關技術問題都能找到妥善的解決方案。對於未來軟體的升級，作業系統改變等等狀況，都容易找到解決方案。這就是開放格式與軟體的好處，若只停留於單一組織或個人單打獨鬥來應付資訊發展的速度，其耗費的成本與人力是非常高的。同時，我們也能藉此機會，將「導師光碟」的數位內容格式，提升到符合國際標準的層次，對於目前正朝向快速國際化的世界，我們也能藉此與世界接軌。

就 CBETA 而言，其 TEI 的結構讓工程師能夠迅速的把所有的經文都轉成電子書的格式，讓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可以馬上閱讀。另外，國外亦有電腦工程師直接把 CBETA 的標記檔案轉成各種閱讀格式，做更多的後續使用。

TEI 組織在台灣的成員只有中央研究院和法鼓佛教學院。法鼓佛教學院圖書資訊館數位典藏組在 TEI 的處理和應用上經驗豐富，除了承接 CBETA 處理大藏經電子化的經驗外，這幾年來在各種資訊專案的開發，亦非常出色，可以說是台灣處理 TEI 數一數二的單位。因此，由法鼓佛教學院的團隊來處理導師光碟的 TEI 化，應該可以勝任愉快。

文末，寄望這次的專案完成之後，導師的著作能夠更快的在各種電子媒介上供大眾閱覽。這樣對於推廣導師的思想會更有效率。



（作者按：感謝洪振洲老師的細心修訂與長叡法師和李慧萍同學協助潤飾。）

福嚴佛學院 Fuyan Buddhist Institute

招生中

教導佛法的正知正見　陶冶高尚的宗教情操
指導正確的修學方法　力行和合的僧團生活

本院為印順導師所創建，目標在於——
造就僧才、住持佛法、續佛慧命、淨化人心

學　　制　大學部：四年（採學分制）。
研究所：三年（採學分制）。

招生類別　大學部：一年級新生、三年級插班生。
研究所：一年級新生。

報考資格　大學部：高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年齡十八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出家男眾或正信三寶的男居士。
研究所：佛學院畢業以上學歷，或大學以上，具佛學研究能力，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出家男眾或正信三寶的男居士。

報名日期　即日起向福嚴佛學院報名。

繳交證件　(1)報名表。
(2)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3)身分證(護照)影本一份。
(4)自傳(800字以上，內容須含學佛經歷、報考佛學院動機等，請用600字稿紙或A4紙電腦打字)。

報名方式　一律以掛號郵件寄至：30065 台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3號。
3, LANE 365, MINGHU ROAD, EAST DIST.,HSINCHU 30065, TAIWAN (R.O.C.)
福嚴佛學院 教務處招生組 收

考試日期　2012年6月3日（星期日）早上9時。

考試地點　福嚴佛學院：台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3號。

考試科目　筆試：大學部：佛學概論、國文。
研究所：中國佛教、印度佛教。
口試：口試不合格者，概不錄取。

學雜費全免，提供膳宿、衣被、教科書、講義、日常用品，
就醫另有醫療補助費及各項獎助金供學生申請。
研究生每月發給獎助金新台幣伍仟元。

■30065 台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3號 3, LANE 365, MINGHU ROAD, EAST DIST., HSINCHU, TAIWAN (R.O.C.)
■www.fuyan.org.tw/（可下載簡章及報名表格）　■fuyan.tw@msa.hinet.net
■電話：886-3-5201240　■傳真：886-3-5205041

內修與外弘

印順導師

「內修，還是外弘」？記得演培曾一再問過我，這應該是反應了共住者的意見。回憶起來，只是慚愧，我是矛盾、困惑於內修外弘而兩不著實。

到臺灣以前，我依附學團，始終與共住者過著內修的生活，極爲輕鬆。到了臺灣，住進善導寺，爲事實所迫，不得已而爲信衆們講經說法，可說開始了外弘的生活。外弘，不是我所長的，而就子老的善導寺來說，不只希望你講經說法，主持法會，還希望你能寫反共文章（演培曾寫一個小冊子），寫向共區的廣播稿（演培寫了些）。如有佛教的國際活動，你就去代表出席，這也是子老善導寺的光榮。四十六年（五十二歲）夏天，出席泰國的佛元二千五百年慶典，我一直推說身體不好。我在新竹，接到子老從臺北來信：爲了代表出席，星期 × 某人要來，你決不能說有病。結果，人沒有來，而我已被推派爲代表。代表只有二人，甘珠爾瓦與我，其餘的是觀察員。我到了臺北，道安法師說：「你去不去？不去，得趕快辭呀」！我只苦笑了笑。我無意占去代表的一席，但我說要辭，會怎樣傷害子老呢！在這些上，我不能滿足子老的要求，我比演培差得多了！

福嚴精舍於四十二年九月成立，成一獨立學團。子老見我有了負擔，每星期還要往來，所以計算了一下，每月供養導師三百五十元。直到四十三年底，還只有唯慈、印海、悟一、常覺——少數人。精舍的生活，除三百五十元外，憑講經、主持法會（每次三百元），信衆多少供養而維持。那時，我與精舍的經濟是不分的、我建築了關房，早有離去善導寺的決心。明（四十四）年住衆要增多到十五、六人，眞是好事，但生活將怎樣維持！年底，應性願老法師的邀請，去菲律賓弘法。將回臺灣時，與瑞今法師商量，得到他的支持，願意代爲籌措生活費三年，這是我所應該感謝的！那年六月，演培在善導寺成立了福嚴精舍護法會，善導寺護法會也每月樂助壹千元（導師的供養三百五十元，從此取消）。從此，福

嚴精舍的經濟獨立。我應該領導內修了吧，但是病了。一直到四十六年（五十二歲）秋天，才離開善導寺而回到福嚴精舍。

演培住持善導寺，仁俊在碧山岩，常覺而外，僅續明在精舍掩關（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個關房）。在臺灣來共住的，有印海、妙峰、隆根、眞華、幻生、正宗、修嚴、通妙，及幾位年青的，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當時成立了「新竹女衆佛學院」，所以一面自己講（曾講《法華經》等要義，及《楞伽經》）；妙峰、印海等也在女衆院授課，希望能教學相長。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賓。回來，就推續明住持精舍。對內的領導修學，也就由續明負責了。我那時有一想法——還是爲了福嚴精舍，在臺北成立慧日講堂。希望精舍與講堂，能分別的內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長久的維持下去。講堂的建築費，半數是從馬尼拉籌來的，這都得力於妙欽，尤其是廣範熱心推動的功德。現在回憶起來，後人自有後人福，何必想得那麼遠呢！

對外弘，善導寺那段時間而外，慧日講堂三年多，也著實講了些經論，聽的人還不算少。對內修，在臺灣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沒有能盡力，除了病緣、事緣，主要是：從前那樣熱心的與同學共同論究，是有幾位於佛學有些基礎，能理會我所說的有些什麼特色。在這些上，引起了大家爲佛法的熱心。在臺灣呢，有的年齡大了，有了自己的傾向；有的學力不足，聽了也沒有什麼反應；有的因爲我的障礙多，不敢來共住。這樣；我雖也多少講說，而缺乏了過去的熱心。

聖嚴來看我，說：「老法師似乎很孤獨」。「也許是的」。我以〈東方淨土發微〉爲例，他說：「新義如舊」。是的！說了等於不說。沒有人注意，沒有人喜悅，也沒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頭傳說中）。他問我：「〈掩關遙寄〉諸方中說：時難感親依，折翮歎羅什，是慨歎演培、仁俊的離去嗎」？我說：「不

是的，那是舉眞諦（親依）、羅什，以慨傷爲時代與環境所局限罷了」。我想，如現在而是大陸過去那樣，有幾所重視佛學的佛學院，多有幾位具有爲法眞誠的青年，我對佛法也許還有點裨益。雖然現在也有稱歎我的，但我與現代的中國佛教距離越來越遠了。有的說我是三論宗，有的尊稱我爲論師，有的指我是學者，讓人去稱呼罷！

學佛法的（男衆）青年，是那樣難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約的建議，這在別人是可以的，但經歷了漫天風雨的我，是要不得的。舊有的幾位，年齡漸漸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緣。妙峰去了美國，正宗去了菲律賓。續明在靈隱寺，有十幾位年輕的臺籍學生（還有幾位是從軍中退役下來的）；三年後，又在精舍成立福嚴學舍。但在續明的經驗中，似乎福嚴學舍沒有靈隱佛學院時代的理想。其實，這不是別的，只是年齡長大，不再是小沙彌那樣單純了！人越來越難得，精舍的少數人，常覺曾應仁俊同淨蘭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過去，似乎也漸漸的少了。

我逐漸的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不可思議的因緣，啓發了我，我在內修與外弘的矛盾中警覺過來，也就從孤獨感中超脫出來。所以說：「古今事本同，何用心於悒！」五十三年（五十九歲）的初夏，我移住嘉義的妙雲蘭若，恢復了內修的生活，但那是個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寫一些，又把它印出來。但沒有想到有沒有人讀，讀了有沒有反應。我沈浸於佛菩薩的正法光明中，寫一些，正如學生向老師背誦或覆講一樣。在這樣的生活中，我沒有孤獨，充滿了法喜。

這樣的內修，對佛教是沒有什麼大裨益的。內修要集體的共修，仁俊曾發表「辦一個道場，樹百年規模」的理想。我慚愧自己的平凡，福緣不足，又缺少祖師精神，但熱望有這麼一位，「辦一個道場，樹百年規模」，爲佛教開拓未來光明的前途！

(節錄自《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17～p.123)

壹同女衆佛學院一〇〇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第一節 07:30 | 08:10	研一班		俱舍論 (福嚴法師群)	華嚴經十地品 (厚觀法師)	雜阿含經論會編 (溫宗堃老師)	太極拳 (蔡玉女老師)	
	大四班	俱舍論 (安慧法師)				太極拳 (蔡玉女老師)	
	大一班 大二班					太極拳 (蔡玉女老師)	
	高中部					太極拳 (蔡玉女老師)	
第二節 08:30 | 09:20	研一班		俱舍論 (福嚴法師群)	華嚴經十地品 (厚觀法師)	雜阿含經論會編 (溫宗堃老師)	比丘尼戒 (本因法師)	梵文(二) (溫宗堃老師)
	大四班	俱舍論 (安慧法師)	攝大乘論 (慈融法師)	中論 (如戒法師)		比丘尼戒 (本因法師)	梵文(二) (溫宗堃老師)
	大一班 大二班	大唐西域記 (黃運喜老師)	寶積經 (圓波法師)	成佛之道 (圓融法師)	大毘婆沙論選讀 (祖蓮法師)	比丘尼戒 (本因法師)	梵文(二) (溫宗堃老師)
	高中部	大唐西域記 (黃運喜老師)	古文觀止 (江雲嬌老師)	成佛之道 (圓融法師)	四十二章經 (傳妙法師)	比丘尼戒 (本因法師)	書法 (廖大華老師)
第三節 09:30 | 10:20	研一班		俱舍論 (福嚴法師群)	華嚴經十地品 (厚觀法師)	雜阿含經論會編 (溫宗堃老師)	比丘尼戒 (本因法師)	梵文(二) (溫宗堃老師)
	大四班	俱舍論 (安慧法師)	攝大乘論 (慈融法師)	中論 (如戒法師)		比丘尼戒 (本因法師)	梵文(二) (溫宗堃老師)
	大一班 大二班	大唐西域記 (黃運喜老師)	寶積經 (圓波法師)	成佛之道 (圓融法師)	大毘婆沙論選讀 (祖蓮法師)	比丘尼戒 (本因法師)	梵文(二) (溫宗堃老師)
	高中部	大唐西域記 (黃運喜老師)	古文觀止 (江雲嬌老師)	成佛之道 (圓融法師)	四十二章經 (傳妙法師)	比丘尼戒 (本因法師)	書法 (廖大華老師)
第四節 14:00 | 14:50	研一班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圓波法師)	六祖壇經 (厚賢法師)		班會 (雙週)
	大四班	禪觀實習 (大乘法師)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圓波法師)	六祖壇經 (厚賢法師)	沙彌律儀 (會常法師)	班會 (雙週)
	大一班 大二班	禪觀實習 (大乘法師)	唯識三十頌 (慈融、振教法師)	八宗綱要 (如戒法師)	六祖壇經 (厚賢法師)	沙彌律儀 (會常法師)	梵唄 (單週:振教法師)
	高中部	禪觀實習 (大乘法師)	百法明門論 (安慧法師)		六祖壇經 (厚賢法師)	沙彌律儀 (會常法師)	梵唄 (單週:振教法師)
第五節 15:00 | 15:50	研一班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圓波法師)	六祖壇經 (厚賢法師)		班會 (雙週)
	大四班	禪觀實習 (大乘法師)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圓波法師)	六祖壇經 (厚賢法師)	沙彌律儀 (會常法師)	班會 (雙週)
	大一班 大二班	禪觀實習 (大乘法師)	八識規矩頌 (慈融法師)	八宗綱要 (如戒法師)	六祖壇經 (厚賢法師)	沙彌律儀 (會常法師)	梵唄 (單週:振教法師)
	高中部	禪觀實習 (大乘法師)	百法明門論 (安慧法師)		六祖壇經 (厚賢法師)	沙彌律儀 (會常法師)	梵唄 (單週:振教法師)
第六節 16:00 | 16:50	研一班		出坡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圓波法師)	出坡	出坡	
	大四班	禪觀實習 (大乘法師)		初期大乘佛教 (開仁、圓波法師)			
	大一班 大二班	禪觀實習 (大乘法師)					
	高中部	禪觀實習 (大乘法師)					
備　註	隔週星期日出坡交換職事。						

印順導師讚歎的菩薩精神

釋厚觀（福嚴佛學院院長）

一、悲智雙運，深觀廣行

印順導師提倡「人菩薩行」，主張以人身直行菩薩道，而如何修學菩薩行，於《妙雲集》、《華雨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等諸多著作中都有論述，其中於《印度之佛教》中，更可看出導師對「菩薩的偉大精神」讚嘆有加，如該書〈自序〉中云：

> 印度之佛教，自以釋尊之本教為淳樸、深簡、平實。然適應時代之聲聞行，無以應世求，應學釋尊本行之菩薩道。中期佛教之緣起性空（即緣起無我之深化），雖已啟梵化之機，而意象多允當。龍樹集其成，其說菩薩也：
> 1.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發菩提心，其精神為「忘己為人」。
> 2.抑他力為卑怯，「自力不由他」，其精神為「盡其在我」。
> 3.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為「任重致遠」。菩薩之真精神可學，略可於此見之。
>
> （《印度之佛教》，p.a6 ~ p.a7）

導師認為：釋尊所處的時代，由於聲聞解脫道風氣盛行，大乘利他的偉大精神並沒有得到應有地闡揚：我們學佛，不能只注意《阿含經》的解脫道，也應該留意釋尊於本生修行時所展現的菩薩道精神。中期佛教時期，《般若經》等大乘經典提倡緣起性空，雖然已開啟天化之機，但大體上還堪稱允當。

龍樹菩薩出世，貫通阿含的解脫道與《般若經》等大乘菩薩道，調和了「佛法」與「大乘佛法」的對立，以「緣起性空的深觀」為基礎，大力闡揚「菩薩的廣大行」，智慧、慈悲兼修，深觀、廣行並重，可說最值得推崇的了。龍樹菩薩所談菩薩的偉大精神，導師歸納起來，有三點是特別值得我們效法學習的：

1、「忘己為人」：發菩提心，利益眾生。

2、「盡其在我」：強調自己，淡

化他力。

3、「任重道遠」：發長遠心，不求急證涅槃。

這裡所說的雖然是龍樹的菩薩觀，但從印順導師對龍樹學的推崇，也可推知導師所讚嘆的菩薩精神是什麼了！

二、腳踏實地，功到渠成

印順導師於《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中云：

> 以成佛為理想，修慈悲利他的菩薩道，到底要經歷多少時間才能成佛，這是一般所要論到的問題。或說三大阿僧祇劫，或說四大阿僧祇劫，或說七大阿僧祇劫，或說無量阿僧祇劫；或說一生取辦，即生成佛等，可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人心是矛盾的，說容易成佛，會覺得佛菩薩的不夠偉大；如說久劫修成呢，又覺得太難，不敢發心修學，所以經中要說些隨機的方便。其實菩薩真正發大心的，是不會計較這些的，只知道理想要崇高，行踐要從平實處做起。「隨分隨力」，盡力而行。修行漸深漸廣，那就在「因果必然」的深信中，只知耕耘，不問收穫，功到自然成就的。如悲願深而得無生忍，那就體悟不落時空數量的涅槃甚深，還說什麼久成、速成呢？印度佛教早期的論師，以有限量心論菩薩道，所以為龍樹所呵責；「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欲度眾生，何以故言三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
>
> （《華雨集第四冊》，p.66～p.67）

要經歷多少時間才能成佛，經論說法不一。其實，有許多經論都說到菩薩修行需要經三大阿僧祇劫，那爲什麼會受到龍菩薩的呵責呢？印順導師說得好，龍樹菩薩所呵責的是「以有限量心論菩薩道」，眞正發大心的菩薩只知耕耘，不問收穫，是不會以有量心度衆生的！

導師同時點出一個重點：菩薩發願無量劫度衆生，這理想是多麼的崇高，但實踐時，還是要腳踏實地，從平實處做起，才不會落入空談；這句話值得吾人警惕！

三、從利他中，完成自利

印順導師在《學佛三要》中云：

> 聲聞道與菩薩道的差別，只在重於自利，或者重於利他，從利他中完成自利。聲聞不是不能利他的，也還是住持佛法，利樂人天，度脫衆生，不過重於解脫的己利。在未得解脫以前，厭離心太深，不大修利他的功德。證悟以後，也不過隨緣行化而已。而菩薩，在解脫自利以前，著重於慈悲的利他。所以說：「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薩於此初發心」。證悟以後，更是救濟度脫無量衆生。所以聲聞乘的主機，是重智證的；菩薩乘的主機，是重悲濟的。
>
> 菩薩道，在初期的聖典中，即被一般稱做小乘三藏中，也是存在的，這即是菩薩本生談。菩薩在三大阿僧祇劫中，或作國王、王子，或作宰官，或作外道，或作農工商賈，醫生，船師；或在異類中行，為鳥為獸。菩薩不惜財物，不惜身命，為了利益衆生而施捨。閻浮提中，沒有一處不是菩薩施捨頭目腦髓的所在。他持戒，忍辱，精勤的修學，波羅密多的四種，六種或十種，都是歸納本生談的大行難行而來。這樣的慈悲利他，都在證悟解脫以前，誰說非自利不能利他！等到修行成熟，菩提樹下一念相應妙慧，圓成無上正等正覺。這樣的頓悟成佛，從三大阿僧祇劫的慈悲利他中得來。菩薩與聲聞的顯著不同，就是一向在生死中，不求自利解脫，而著重於慈悲利他。
>
> （《學佛三要》，p.145 ~ p.146）

慈悲利他的菩薩行，不只是大乘經所說，聲聞經典中的「本生談」，也說到了釋尊本生種種偉大的菩薩行。「本生談」是各部派所共同承認的，只是部派佛教沒有大力闡揚而已。

導師強調：並不是自利完成了以後才來利他，如「本生談」中所見的菩薩，都是在證悟之前就廣行利他的。菩薩精神的可貴處是捨己爲人，是在利他中完成自利的。

此外，導師於〈自利與利他〉一文中說：

> 名符其實的菩薩，是偉大的！最偉大處，就在他能不為自己著想，以利他為自利。偉大的，這是我們所應該學習的。……成就不退的菩薩，雖說不會太多，然有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自有能真實發菩提心。有信願，慈悲，空性勝解，正好在生死海中鍛鍊身手，從頭出頭沒中自利利人。……真能存菩薩的心胸，有菩薩的風格，理解菩薩利他的真精神，那裡會如喪考妣的急求己利？
>
> （《學佛三要》，p.153 ~ p.154）

有些人或許認爲印順導師沒有修證，也不重視修證。其實，導師所推崇的菩薩精神，是從利他中完成自利，而不是要急證自利解脫。菩薩要長久於生死世間利益衆生，除了「堅定信願」、「長養慈悲」而外，主要的是「勝解空性」。聲聞爲求自利解脫要精勤修學；而菩薩要自利利他，目標比二乘更崇高，修學所歷經的時比二乘更長遠，因此而菩提心、大悲心、性空慧的修學，不比二乘來得容易！雖然菩薩道長遠、難行，而菩薩仍任重而道遠，精勤行之，這正是菩薩難能可貴之處！

(節錄自厚觀法師，《深觀廣行的菩薩道》，p.142~p.143、p.166~p.168)

爲什麼那麼久？

釋海全（福嚴佛學院第九屆畢業）

出家以來，都被外行人問：你爲甚麼出家？過去曾撰一文闡述一番。

近年另一個問題：甚麼時候畢業？甚麼時候完成？爲甚麼這麼久？

甚麼是博士論文，大概很多人不知道，有人以爲只是看很多書，有人以爲做一份比較「長」的功課，有人以爲將資料排好，有人以爲全文連貫，依著邏輯陳述即可，有人卻不問過程，只等著「攞料」（廣東方言，意謂：取用你的成果）……。

我不否定，有些地方，有些領域，有些人，確是如此地「過關」，只想拿到「license」，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很喜歡友人傳給我的一篇文章——〈爲什麼要念研究所〉，是 1986 年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之言：大學生、碩士生大體上是運用已知的知識，解決問題；博士生是要自行發現問題，並同時發掘新的知識去解決問題，因此教授與研究生是一同進入新的世界去探索，走在知識的最前面！

2006 年初，研究生活開始，心態也是拿到 license，但半年後，已發現傳統佛學研究不是我想做的事，試想埋首四、五年，拋開一切弘法事務，結果對社會、人類的貢獻，就只是告訴別人，我是一名博士，暗示我的學問比你好，你要聽我、尊重我。重點是，我可以當教授了！於我而言，這是不值一談！

一次偶然，讓我讀到教育系的論文，才知道研究不是一個固定模式，也看到自己的想法，是可以付諸實行。未幾，終於大膽地，暫別對十年的傳統佛學研究，開始爲踏入新的世界作準備。先是到教育系吃苦頭，花了二年多時間，學習他們的理論。

原來，他們是這樣探討「教育」！回看現代「佛教教育」的旗幟，原來只停留在三十多年前的單向、平面、局限的方式。MyBuddha ！我們都把佛陀、大德的教育框死了！不去正視教育過程的各種問題，反將之歸入「末法，業障」之黑名，於心何痛！

教育理論懂一點後，正式開始讓「佛教傳統」與「教育思潮」交匯，那又是另一痛苦的經歷。如：到底我用這個字，是要教育系的人看懂，還是要取得佛教人的歡心？比方說「knowledge」，大部份的正規教育，集中點均於此，我們可以理直氣壯說：佛教是超越知識，代表佛教比他們厲害罷了麼？他說他客觀，我說我超越，那永遠沒有交談的空間！

去年底，身體經不起長期操勞，創下兩星期連續五次「會晤醫生」的記錄……，簡直是活得像一條爬行的蟲，一字一字地爬著。今年初，通往新世界的窗看見了！兩位指導教授及我都十分高興，整個月，我天天都是笑著，連睡夢都會笑！自己更急不及待向背後支持的友人，信衆報喜，感恩大家長期支持。

一齣戲，大膽嘗試，苦盡甘來，這樣還夠賣座了嗎？不算！

其中一名指導教授，建議我多會見幾位教授，意圖將論文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也看看有何遺漏。過程中，有讚許亦有提點，最「精彩」的是，被一名教授指出了一毫釐的漏弊，只是一毫釐，但這一毫釐卻是落在論文的神髓，恰好是最前一節，也是最後一節。太不可思議了！是我們三人都看漏了嗎？不是。是誤會嗎？不是。肯定不是！我深信，我們三人都已各盡所能，只能說：新領域就是新領域，一塊小石頭都可讓你摔倒！

「如從天上狠狠地摔下來」，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也有人很快地借用此句，在 Facebook 述說心情）不停翻查資料，再度求證，結果確如是，差一點、差一分、差一線、差一毫、差一釐，眞的沒辦法待在研究室，去哪？灣仔碼頭的 PC，你會發現僧影，帶著電腦，一邊喝茶、看天、看海、看人，也看自己。感觸，也感慨！

幾天後，痛定思痛，再次上路，大刀闊斧，增補、刪除。當身旁的人談論著幾時交文、幾時畢業，畢業後打算和什麼，心裡只能隨喜，時間已不是我的考量，但現實中的問題，還是不客氣地一湧而上，延交論文手續，租金、租約、物資放置、環

保署催維修……。

比起去2010年底，身心不像那麼疲倦、緊迫，反而是一種平靜、一種平常，平凡的感覺，可能是因爲路已明確在前方，只是繼續往前走，便可到達。

近日，出現三件令我歡喜的事，按次序：第一是青年團發展得不錯，不光是活動多與少，因這些有錢就辦到，可以是泡沫；相反，是各人很用心，這是金錢買不到，是一種精神，可以聚成悠長之風氣，文化。這是各位導師多年努力的最佳回報。第二是梅村香港中心在大嶼山成立，變成我的鄰居，可說是同道共臨，喜哉！悅哉！第三是我的進程出了問題，還是有些信衆意無反顧地協助，感恩，已不足言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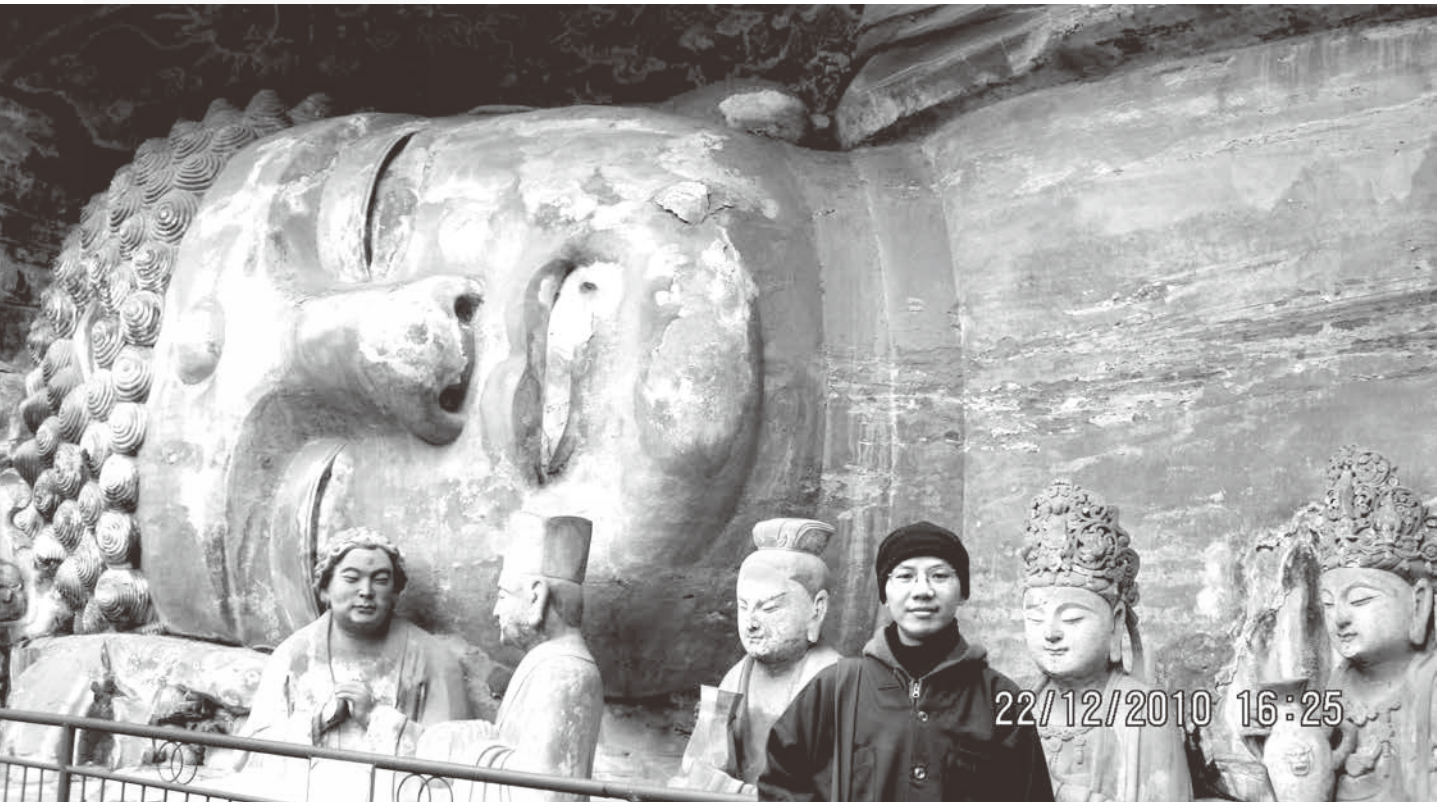
最後，以一行禪師昨天開示的幾句話作結語：

Any sangha who practices mindfulness is real sangha;

Any sangha who lives in harmony and peace is real sangha.

第一句是很容易在經藏中找到，聽了更確認自己走的路沒錯；第二句是較爲新的詮釋，相比「清淨」，多了一份親和感。

謹以數字，簡述幾年來的心路歷程，算是今年佛誕，向佛陀及衆生的一個「交待」吧！要續繼上路了……。



壹同女眾佛學院
101學年度大學部暨高中部插班招生簡章

一、宗　　旨：以傳統中國佛教之叢林生活教育為典範，依戒定慧三學總持培育悲智相成、解行兼修之真實正法僧才，續佛慧命。

二、教育方針：(一)培養品德高尚之宗教情操。
(二)實踐清淨和樂之僧團生活。

三、學　　制：(一)大學部：四年（採學分制）。
(二)高中部：三年（採學年制）。

四、報名資格：(一)思想純正、身心健全，品行端正的出家僧眾及正信三寶未婚信女。
(二)年齡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
(三)大學部：高中職畢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
高中部：國中畢業以上。

五、待　　遇：學雜費全免、供膳宿，日常用品自備。另備有獎學金，供成績優良者申請。

六、考試科目：筆試－大學部：國文、佛法概論（印順導師著）。
高中部：國文、學佛三要（印順導師著）。
口試－口試不合格者，不予以錄取。

七、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1年7月31日止。

八、繳交證件：報名表。
學歷證件影印本一份。
身分證(護照)影本一份。
自傳（800字以上，內容須含學佛經歷、報考佛學院動機等，請用600字稿紙或A4紙電腦打字）。

九、考試日期：101年8月19日。

十、報名地點：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1號（壹同女眾佛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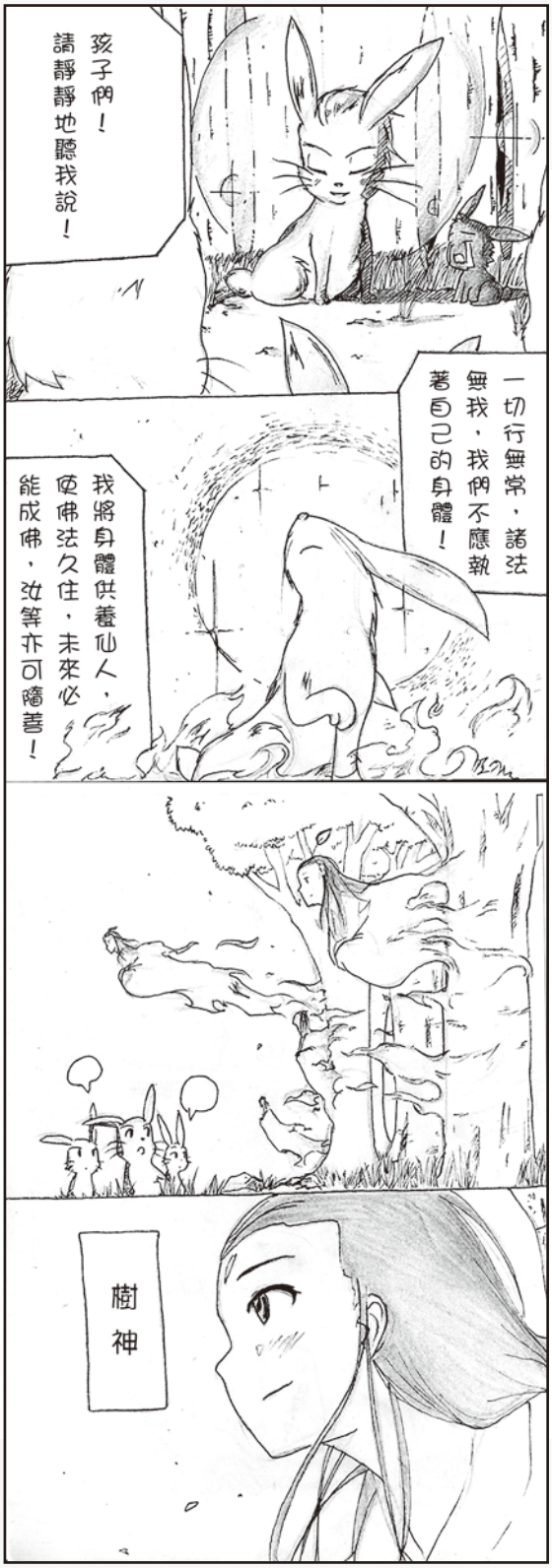
電　　話：(03)5293238（教務處）　　傳　　真：(03)5293203
網　　址：http://yitung.org/　　E-MAIL：yitung.temple@msa.hinet.net

畫中有話：漫談佛典（三）

取材自：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

釋道賢

兔王！您的話令我很欽佩。
請容許我們助您燃火！
嗯！
我的天！這是人做的事嗎？
對不起！我不是人，我・是・樹・神
哎?!!!
待續……


孩子們！請靜靜地聽我說！
一切行無常，諸法無我，我們不應執著自己的身體！
我將身體供養仙人，使佛法久住，未來必能成佛，汝等亦可隨善！
樹神

「掩關遙寄」新譯

楊子誼
印順導師（偈頌）、釋厚觀（白話）

五月廿六日，爲釋迦世尊誕辰。中夜寧寂，舉世歡欣。印順於是日，就嘉市妙雲蘭若，虔誠懺願，捨諸緣務，掩室專修。爰舉偈遙寄，以告海內外緇素同道。

離塵卅五載，
來臺滿一紀。
風雨悵淒其，
歲月驚消逝！

我離塵出家已經三十五年，來到臺灣已滿十二年了。惡劣與危難的環境，以及種種的傳說、誤傳，讓我感到惆悵！不知不覺歲月怎麼過得那麼快！

時難懷親依，
折翮歎羅什；
古今事本同，
安用心於悒！

我本來是有一番心願，希望爲佛教貢獻一分心力，可是得不到大家的同情，所以想起眞諦、羅什的狀況，感到古今之事怎麼好像都一樣呢？既然如此，哪裡用得著內心鬱悶呢！

延伸閱讀

[1]厚觀法師，《印順導師佛學著作述要》，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12/01，p.168~p.171。

[2]釋慧璉，〈掩關遙寄譯注〉，《福嚴會訊》第8期，新竹：福嚴佛學院，2005/10，p.67~p.69。

願此危脆身，
仰憑三寶力；
教證得增上，
自他咸喜悅！

希望對教理能夠更通達，在修證上也能夠更上一層樓，將來還是會貢獻佛教，會貢獻給眾生，讓自己、他人都能夠得到歡喜。

不計年復年，
且度日又日，
聖道耀東南，
靜對萬籟寂。

不論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了，這麼一天又一天的度日子。但願聖道在這東南的海嶼，能夠發揚光大，我在這萬籟俱寂當中，安靜地祝願著。

活動回顧及預告

活動回顧

1月 → 01/16　福嚴佛學院一〇〇學年度上學期結業式

→ 01/17　福嚴佛學院寒假開始

2月 → 02/16　福嚴佛學院寒假結束

→ 02/20~02/22　福嚴佛學院佛三共修 / 本因法師指導

→ 02/23　福嚴佛學院一〇〇學年度下學期始業式

→ 02/24　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23 期正式上課

3月 → 03/24　福嚴佛學院院內第七屆研究所口試（共計錄取正式生 5 名，試讀生 1 名）

4月 → 04/02　福嚴佛學院消防演習

→ 04/04　福嚴佛學院清明法會

→ 04/08　福嚴佛學院第十五屆大學部暨第七屆研究所招生考、第十五屆大三插班考（第一次）

活動預告

4月 → 04/26~27　福嚴佛學院校外參學（桃園）

5月 → 05/12　福嚴佛學院金剛般若法會——印順導師圓寂七週年紀念法會（詳閱 封面內頁）

→ 05/13　福嚴佛學院參加慈濟浴佛法會

→ 05/26　福嚴佛學院暨壹同女眾佛學院聯合論文發表會

6月 → 06/03　福嚴佛學院第十五屆大學部暨第七屆研究所招生考、第十五屆大三插班考（第二次）（詳閱 p.47）

→ 06/17、23、24　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詳閱 p.35）

→ 06/21~25　福嚴佛學院禪五共修 / 開恩法師指導

→ 06/28　[1] 福嚴佛學院第十三屆大學部畢業典禮暨一〇〇學年度下學期結業式
[2] 福嚴佛學院暑假開始

福嚴推廣教育班 第23期授課實況

仁俊法師圓寂一週年紀念特集

——仁俊法師電子文獻庫

《仁俊法師電子文獻庫》是美國「同淨蘭若」佛寺（英文名：Bodhi Monasery）為紀念「同淨蘭若」創辦人 —— 仁俊法師 —— 而建立。主要宗旨是收集、整理、（電子）出版仁俊法師的一生所有著作以及錄音、錄影的開示，以便幫助廣大佛教信衆獲取、學習、研究仁俊法師修學佛法、弘揚佛法的歷程與經驗。

仁俊法師留下大量的文獻著作，大部分發表於佛教雜誌與佛教團體的刊物之中，本網站將有系統的逐步收集輸入，歡迎、誠邀有心的佛教人士，一起參加整理、輸入仁俊法師的遺著，敬請即時同本站聯繫。

◆美國同淨蘭若：67 Lawrence Road, Lafayette, New Jersey 07848,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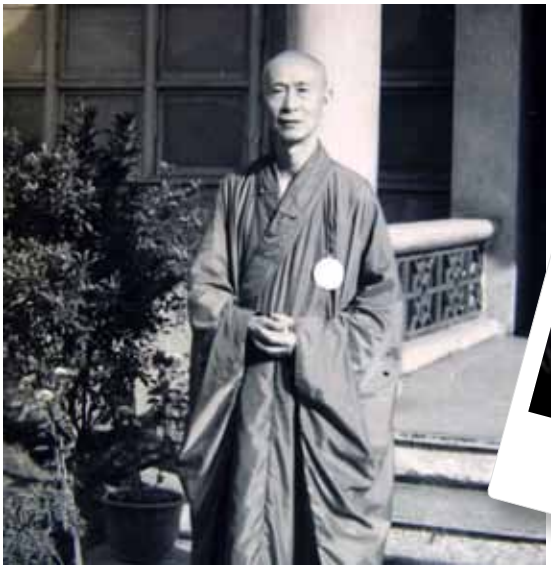
◆仁俊法師電子文獻庫：http://renjun.org/

追憶・廣衍

民國 54 年 5 月 15 日，印順導師出關，
留影於妙雲蘭若前。

民國 54 年 6 月，印順導師參加
台中太虛大師紀念館破土典禮。

民國 55 年 12 月，印順導師出席
太虛大師紀念館落成典禮。



民國 54 年 11 月，印順導師出席
華僧大會留影。

民國 55 年 4 月，印順導師主持
報恩小築普佛儀式。

印順導師法語

世間，有限的一生，本就是不了了之的。
本著精衛啣石的精神，做到那裏，那裏就是完成，又何必瞻前顧後呢！